皇明大政紀

皇明肅皇外史卷之二十一

臣　洧川范守己謹輯
金谿閔師孔謹校
秣陵博古堂謹鐫

辛巳正德十有六年夏四月癸卯。帝卽位。

帝　興獻王子。　憲宗純皇帝孫也。　憲宗生十皇子長　孝宗敬皇帝次　興獻王次岐王益王衡王雍王壽王汝王經王榮王弘治七年甲寅　興獻王之國安陸州正德二年秋八月　帝生於興邸時黃河清慶雲見翼軫分。已而獻王薨。　帝受敕嗣理國事至是年十有五矣。　武宗無子。臨崩遺詔曰朕紹承　祖宗丕業。

十有七年深惟有孤 先帝付託惟在繼統得人宗
社生民有賴 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 興獻王長子
厚熜聰明仁孝德器夙成序倫當立遵奉 祖訓兄終
弟及之文告于 宗廟請于 慈壽皇太后與內外文
武羣臣合謀同辭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時十
六年三月丙寅也翌日丁卯遣司禮監太監韋霖壽寧
侯張鶴齡駙馬都尉崔元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
齎 詔諭金符之安陸州戊寅霖等至興邸 帝迎詔
國門外至承運殿聞讀已乃登座受符朝藩衛諸臣霖
等顧嘆曰乃知帝王自有眞也四月壬午 帝辭 興
獻王園寢顧瞻不忍去從臣感泣癸未發安陸辭 帝

母蔣妃嗚咽涕泗。帝母曰，吾兒此行荷負重任，毋輕言。帝曰謹受教。比發安陸，父老攀戀不置。帝以藩衛官校不隸有司，恐爲沿途擾，特命從官駱安等嚴敕之，所過辭謝諸王供饋，屏絶有司珍奇之獻，行殿有過奢者，目不復眡。河有艤舟父老跽曰，昔聖天子初生之歲，此河清三百里三日，嘗謂河淸聖出，今果然矣。丁亥，禮部員外郎楊應魁上禮儀狀，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翼日百官三上箋勸進，俟令旨俞允，擇日卽位，乃大學士楊廷和命儀部郎中余才所擬也。壬寅，車駕至良鄉，帝覽禮部狀，謂長史袁宗皐曰，遺詔以吾嗣皇帝位，此狀云何。癸卯，至京師，止城外，廷和固請如禮部

所具狀。帝不許，乃御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卽位。時久旱，是晨大雨，向午忽霽，萬象咸新。翌日，詔曰：朕承皇天眷命，列聖洪休，奉皇兄大行皇帝遺詔，屬以倫序，入奉宗祧，祗告天地宗廟社稷，卽皇帝位。深思付託之重，實切兢業之懷，茲率由舊章，敬承先志，自惟涼德，方在沖年，尚賴親賢共圖新治。其以明年為嘉靖元年。凡正德間冒濫軍功、匠校夤緣、監織榷稅諸弊政，盡行釐革，赦死雜犯以下末減有差。于是中外鼓舞，若獲更生矣。

丙午，遣官往迎帝母興獻妃。

初帝在中途，思聖母，輒垂泣，故卽位三日，卽遣司禮

監官秦文鄒恩等齎箋往迎
戊申命禮官集議崇祀　興獻王典禮
帝命集議　興獻王主祀及追崇尊號禮部尚書毛澄
請于大學士廷和廷和出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曰
此足爲據異議者卽姦諛當誅矣
出禮部侍郎王瓚于南京
有待對公車舉人張璁者瓚同鄉士也詣瓚言　帝入
繼大統非爲人後與漢哀宋英不類瓚然之宣言于衆
大學士廷和謂瓚獨持異議令言官列瓚他失出爲南
京禮部侍郎而以侍讀學士汪俊代之
梁儲致仕

大學士梁儲乞致仕許之遂歸田里

五月以吏部侍郎袁宗皐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

論扈從功也以長史袁宗皐爲吏部侍郎尋進尚書大學士承奉張佐戴永爲御馬監太監護衛指揮駱安爲錦衣衛指揮餘四十人俱增秩有差。

策士于西角門。

初武宗南巡故庚辰南宮所取士未對制策禮部上言武宗在殯不宜于奉天殿策士乃就西角門以殺其典是日發策即日以追崇本生爲問士多依阿之。

加故尚書韓文太子太保柱國任其一孫。

先是召文赴官以老疾辭時年八十有一矣故遣行人存問加宫保㭍國頒月禄奩之仍廕一孫爲光禄寺寺丞。
加韋懋南京禮部尚書。
時懋亦年逾八十。加秩致仕。令有司以時存問。
六月。以王守仁爲南京兵部尚書。
時欲召用不果。故有是命。守仁因疏乞省墓矣。
己亥。復遣官往迎　帝毋興獻妃。
遣太監𦵏永等齎箋再迎于途。
逮繫兵部尚書王瓊于詔獄。謫戍榆林。
初正德間都御史彭澤經略哈密賄土魯番速壇滿速

兒金綺器物易哈密城及金印比城印未還而澤即上言事平乞歸。朝廷信之召澤還京理都察事已而滿速兒知我撤兵不還城及金印更要索無已且遣姦諜出入肅州構我諸屬夷爲中譎兵備副使陳九疇偵知之悉捕下獄而阻其勞賜不之發滿速兒怒以萬騎寇肅州遊擊將軍芮寧出禦敗績亡卒八百人九疇嬰城自固恐諸夷謀中變捕裏甲者悉箠殺之有哈密都督失拜烟答者與滿速兒通九疇亦箠死乃潛結瓦剌夷酋掠其番落破三城滿速兒狼狽引去九疇率從後邀之斬獲頗多時失拜烟答子米馬兒黑麻入貢在京聞其父死突入長安左門鳴父冤下錦衣衛法司會鞫兵

部尚書王瓊乃發彭澤欺罔及九疇激變喪師狀逮繫

九疇至京。 廷鞫之幾殺澤大學士廷和營解得免仍

削籍九疇為民至是言官劾瓊挾私忌功傾陷澤九疇

廷和素善澤乃逮繫瓊謫戍榆林。

起彭澤為兵部尚書。

瓊既論謫乃復起彭澤為兵部尚書。

敕修 武宗實錄。 命禮官集議追崇大禮。

初尚書毛澄會公卿臺諫等官六十餘人上議漢成帝

立定陶王為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承其王祀師丹以

為得禮今 上入繼大統宜以益王子崇仁主後興國

其崇號則襲宋英故事以 孝宗為考 興獻王及妃

爲皇叔父母。祭告上箋稱侄署名。而令崇仁王考。興獻王叔益王 帝覽曰父母可移易乎。其再議。于是大學士廷和。及蔣冕毛紀等。復上言程頤濮議最得禮義之正。皇上采而行之。可爲萬世法。興國祀事。令雖以崇仁王。異日仍以 皇次子後興國。而改崇仁爲親藩。天理人情。庶兩無失。尚書澄侍郎俊等六十餘人。亦復上議如廷和言。帝不聽。仍 命博考典禮以求至當。已而廷和復上言。舜不追崇瞽瞍。漢世祖不追崇南頓君。皇上取法二君。斯聖德無累。澄等七十餘人。又上議。武宗皇帝。以神器授之 陛下。有父道焉。特以昭穆既同。不可爲世。孝廟而上。稱祖曾高以次加稱。豈

容異議。興獻王雖有罔極恩。斷不可以稱　孝廟者稱之也。因錄魏明帝詔文以上。留中不報。御史周宣進士屈儒侯廷訓亦各奏議。如禮官指。　帝終不從。仍命集議。

贈先朝諫死諸臣官。任其子。

初正德巳卯。　武宗欲南巡幸。修撰舒芬等百有二十餘人。各抗疏諫止。忤旨。逮繫二十餘人于詔獄。巳而命長跪闕廷下。五日仍各廷杖之。死杖下者十有一人。員外郎陸震。行人司副余廷瓚。主事劉校。何遵。評事林公黼。照磨劉玨。行人孟陽。李紹賢。劉平甫。李翰臣。詹軾。削籍五人。郎中黃鞏。夏良勝。萬潮。博士陳九川及陸震。戍

邊一人徐鰲餘俱奪秩外補去帝念其忠故有是命
死杖下者贈官廕其一子戍邊削籍補外者俱錄用之
秋七月進士張璁上言大禮
初羣議欲考孝宗璁獨不以爲然自王瓚去頗不敢
申其說至是見帝屢駁羣議乃上疏曰朝議欲上考
孝宗叔興獻王此拘定陶濮王故事爾夫漢哀宋英
皆立爲皇嗣養之宮中是尚爲人後者故師丹司馬光
之論猶可今遺詔謂皇上倫序當立不謂爲孝宗
後比之哀英較然不同稱興獻王以皇叔父鬼神固
不能無疑也況稱聖母以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
恐子終無臣母之義故謂皇上繼統武宗而尊崇

其親則可謂繼嗣　孝宗而自絕其親則不可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爲　興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尊與父同斯　興獻王不失其爲父聖母不失其爲母矣疏入　帝遣司禮監送閣中諭廷和曰此議實遵　祖訓據古禮爾曹何得誤朕廷和曰書生焉知國體復持入　帝熟覽之喜曰此論一出吾父子可終完矣是日　帝御文華殿召廷和冕紀入諭曰至親莫若父母因授以手勅曰卿等所言俱有見第朕罔極之恩無由報耳今尊　父爲興獻皇帝　母興獻皇后　祖母邵爲康壽皇太后廷和退而上言曰禮謂所後者爲父母而以所生者爲伯父父母蓋不啻降

其服又異其名也。臣等不敢阿諛順旨。封還手敕。帝

爲中止。

八月。查革冒濫武職。

初正德間安化謀逆。仇鉞平之。太監張永攘爲己功。既

而谷大用馬永成陸誾魏彬等。爲緣奏帶其弟侄張富

張容谷大寛谷大亮馬山陸永魏英等俱封伯。其錄授

都督都指揮者尤衆。　帝卽位之初。卽　詔查革諸冒

濫欵分。一十有三。一曰傳陞。二曰乞陞。三曰例外奏帶。

四日報効。五曰一人數處報功。六曰一時數處報功。七

曰借功。八日冒籍。九曰各邊不曾臨斬。巧立名目。十曰

兵部擬賞奉旨陞級。十一曰緝捕妖言姦細。一應陞級

十二曰大同應州冐濫功次十三曰納職加陞命給事中夏言御史鄭本公兵部主事汪文盛覈之言等奏命會覈錦衣等衛陞革裁二千一百九十九員名簿錄奏上因言正德間軍功之濫其弊有三奏帶之數太多紀驗之次失實武選之法盡壞如鎮守官奏帶例宜五名今至三四百人往往安居京師寄名邊徼有一人而數處奏名一時而數方獲功者其不在斬馘之例又巧爲名目曰運送神鎗曰齎執旗牌曰衝鋒陷敵曰軍前效勞曰三次當先紀驗無審覈之功銓序無駁勘之實其改正重陞併功加授之類不可枚舉俱當釐正以絕弊源事下兵部尚書彭澤復奏從之先是錦衣衛額設指

揮使一。同知二。僉事三。鎭撫二。所千百戶各有定員。自正統後。貴妃尚主公侯中貴子弟。嘗授官者。俱寄祿衛中。以材諝選用。遞進用事。正德間諸貴倖子弟。以奏帶傳奏冒銜者。不下數百人。他衛稱是。至是指揮而下。汰什之八。旗校汰什之五。歲省度支數十萬計。著爲典。勿得夤緣再進。然未幾而奏辯紛紛。倖門爲復開矣。

九月。癸酉。 興王妃至通州。

先是禮部具議 聖母至京。宜由東安門入。 帝不從。再議由大明左門入。復不從。 帝斷議由中門入。謁見太廟。朝議譁然。不可。禮部復請用王妃儀仗迓之。 帝亦不從。 命錦衣衛以母后駕儀往。又 命所司製太

后法服伺之至是　聖母至通州聞朝議欲考　孝宗恚曰安得以我子爲人之子謂從官曰爾曹已極寵榮獻王尊稱胡猶未定因留通州不入　帝聞之涕泗啟慈壽皇太后願避位奉母歸羣臣惶懼

袁宗皐卒起費宏爲吏部尚書兼華盖殿大學士叅預機務

初正德辛未宏由禮部尚書入閣歷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甲戌歲致仕家居者七年至是袁宗皐卒廷和奏復起之

冬十月張璁上大禮或問

初璁上言大禮御史盧瓊給事中史于光交章劾璁惑

亂　宸聽宜加斥罰不報已而禮官復集羣議上言不當帝后其所生留中不下于是毛澄等以理于光言上請乞戒諭璁亦不報九月丙子　帝諭廷和曰朕父獨生朕不得承緒復不得徽稱罔極何由報終勞卿等折衷伸朕孝思廷和等仍守前議不欲變及　聖母留通州不入　帝欲避位璁乃復爲或問一帙辯折統嗣之異及尊崇墓廟之說甚悉吏部主事彭澤錄遺內閣及禮官勸改前議不從璁乃齎至左順門上之廷和令修撰楊維聰等阻之不得　帝覽之留中不下

辛巳尊邵貴妃爲皇太后　興獻王　興獻妃爲帝后

廷和見勢不獲已乃草敕下禮部曰　聖母慈壽皇太

后懿旨。以朕繼承大統。本生父興獻王宜稱興獻
帝。母宜稱興獻后。獻廟貴妃邵氏稱皇太后。仰承
慈命。不敢固違。帝從之。廷和意假母后示。非廷議意
也。
壬午。興獻后至自通州。
聖母以未得徽稱。留通州者彌旬。至是乃如京。由大明
中門入。帝迎于闕內。朝議不謁太廟。止見奉先奉
慈二殿而巳。
乙酉。主事霍韜等上言大禮
兵部主事霍韜見璁言欲用。亦上言禮官持議非是。時
同知馬時中。國子監諸生何淵。巡檢房濬各上言如璁

議。帝益爲之心動矣。

諭曰夫人詖勢而佞權恒情爾于是時秉臣執國是矣矻然不移而聰以孤議獨衡其間言出而抨扶隨之力孰與秉政競也顧么麽如淵濬者俱從而和其説豈眞是所在勢與權莫之能奪耶嗚呼良賈弗售人爭去之況未必良乎覬所易售而居之求讐尤人情也無異乎淵濬之詖不于彼而于此也。

甲午諭加　皇太后及　興獻帝后尊號。

廷和以追崇禮成擬上　慈壽皇后及　武宗皇后尊號。　帝因遣司禮監諭廷和曰　邵太后　興獻帝后亦各擬上尊號廷和等上言不可宜俟明年　大婚禮

成慶宮闈加之可也。

甲戌乾淸宮成。

初正德甲戌正月乾淸宮災至是始成。帝自文華殿入居之。

以何孟春爲吏部侍郎。

時孟春爲都御史巡撫雲南先上疏乞重天命以興聖治勸帝修德勤政知人親賢。帝嘉納之至是又上言竊見進士屈儒上言欲尊聖祖母爲太皇太妃。聖父爲皇叔考興獻大王。聖母爲皇叔母興獻大王妃所云考字臣愚不能無疑禮有世父母叔父母之文而無世叔考妣之說宋眞宗稱太祖爲伯考是興王業

獲尊位者也則皇叔考之稱豈可加于　興獻王乎成王謂周公爲叔父是生稱之辭既沒未有稱叔父者則皇叔父之稱其可復加已謚之親王乎臣伏覩詔書陛下稱先皇帝爲皇兄議于　興獻王稱皇叔亦允愜矣若非古之名不正之號非臣所望于今日也廷和覽疏以爲有見乃擢孟春吏部侍郎

出給事中熊浹爲僉事

浹上言　皇上貴爲天子　聖父聖母以諸王禮處之安乎臣以爲當稱帝后而祀　興獻于別廟則大統之義所生之恩斯兼盡矣乃出爲按察司僉事浹大學士費宏鄉人也宏慮廷和疑已故出之

十有一月。封王守仁爲新建伯
初守仁擒宸濠諸姦佞。江彬等導　帝親征。且欲擄守仁功。詭言曲譖百計欲去之。宸濠伏誅。守仁以巳得專制平逆。皆兵部尚書王瓊力。乃歸功瓊。執政者不悅。瓊亦因以忌守仁。久之不行賞。至是。　帝念守仁功。命兵部集議。差別諸從戎功次。封守仁新建伯。特進光祿大夫柱國。仍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歲祿千石。給誥券子孫世襲。守仁聞命疏辭。因言楊廷和王瓊有發縱之功。伍文定邢珣戴德孺陳槐曾瑰胡尭元劉源淸馬津南橋李楫顧佖劉守緒等。及鄉縉王懋中鄒守益伍希儒謝源等有擢降遷擢贊議監錄之功。尚未酬叙

而舉人冀元亨爲臣說濠構死獄中。尤爲含冤不報。久之乃擢伍文定副都御史。任一子。邢珣徐璉戴德儒擢布政使。餘不敘。

十有二月。除張璁南京刑部主事。

先是帝下大禮。或問于禮部。時楊一淸家居。遺書吏部尚書喬宇曰。張生此論。聖人不易。恐終當從之。宇不聽。至是廷和銜璁。授意吏部。除爲南京主事。尚書石珤語璁曰。愼之。大禮說終當行也。廷和寄語曰。子不應南官。第靜處之。勿復爲大禮說難我耳。璁怏怏而去。

起林俊爲工部尚書。

初俊爲都御史致仕家居。廷和寓書于俊。以定國是。俊

上疏曰孔子謂觀過知仁　陛下大禮未協過于孝故爾司馬光有言秦漢而下入繼大統或尊崇其所生皆取譏當時貽笑後世　陛下純德何忍襲爲疏入留中廷和遂奏起俊力辭不聽

論曰書稱唯辟作威福何云乎唯也言不得干其秉爾威福自下而大秉移矣于是信孟春紬次及璁而登俊果　帝意耶窺　帝所欲紬信必有在此不在彼者而當事者互爲之事與人主競秉者亶不保于庸闇之主而況英明如　肅皇耶所爭卽是猶嫌無君況以同異私秉黨伐其間乎此其終激而爲後日之紛紛也

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俱求罷歸

先是　帝下御劄諭加　興獻帝后以皇字廷和等上
言恐紊一代綱常拂萬世公論不可因封還御劄帝
曰卿言已悉第罔極之恩報亦無方其勉承朕命稱
父興獻皇帝母興獻太皇后廷和等復上言　興獻
帝后尊稱已極若復加皇字與　孝廟慈壽並尊是忘
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能辭責俱願
罷歸帝曰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于史志可勉加皇
字毋託爲辭于是吏部尚書喬宇率百官上言皇字不
可加帝曰　慈壽皇太后懿旨有諭　皇帝婚禮將
行其加　興獻帝后皇字朕不敢辭爾羣臣其承　后
命廷和等見不可爭乃俱求罷帝不允禮部尚書毛澄

侍郎賈詠汪俊等上言君帝后之上有加則正統之親無別恐不可以告　郊廟而布天下內閣大臣直言規諫宜賜俞旨。帝不聽仍曰宜遵　懿旨稱　興獻皇帝。興獻皇太后于是給事中朱鳴陽等御史程昌等編修陳沂等百有餘人各上言加稱非是因請斥璁不聽。

甘州總兵官李隆陰嗾戍卒殺巡撫都御史許銘

初銘至甘州斤斤自好敕鎮巡諸官勿得侵牟士卒隆以同里故滋不悅旣而議減諸戍卒月餉三之一士心亦多怨之隆遂陰嗾諸卒王禮二等倡言幕府減損糧餉不恤士伍當執而報之乃嘯聚數千人擁入臺署假

言告復原餉譁譟不已銘倉卒避匿禮二等羣捽毆而死復撤窓櫺諸木褁屍而焚之劫軍械獄囚燔燒寺廨城中大震鎮守太監董文忠聞變急擒禮二鞫之禮二對簿發隆嗾使陰謀聞之恐急索禮二梟斬以徇且圖滅口復嗾軍胥蘇秀等誣銘貪殘尅餉激變邊卒疏聞于朝太監董文忠亦隨聲和之于是巡按甘肅御史許鳳翔巡按陝西御史喩茂堅各上其事

壬午嘉靖元年春正月

己未郊清寧宮小室火考　孝宗皇帝母　慈壽皇太后

時郊祀甫畢清寧宮小失火風急不可撲滅大學士楊廷和等因上言火起風烈殆爲天意况迫清寧後殿堂

非　興獻帝后之加稱　祖宗神靈容有未悅者乎給事中鄧繼曾上言五行火主禮今日之禮名紊言逆陰極變災臣雖愚知爲廢禮之應也主事高尚賢上言郊祀甫畢卽有清寧後宮之災意者　興獻帝后之稱于禮不能無疑後以皇字稱之尤爲過越鄭佐亦言欝攸之災不于他宮而于清寧之後不在他日而在郊祀之餘變豈虛生災有由召　帝覽之心動乃從廷和等議稱　孝宗爲皇考　慈壽皇太后爲聖母　興獻帝后爲本生父母而皇字不復加矣

附錄　初　帝卽位裁抑倖幸諸途俱清亡何興邸舊僚夤緣遷叙至庖匠厮役多寄祿錦衣衛階資靡叙殆數

百人而　皇太后親屬邵喜等。俾恃恩寵請乞無厭其舊閹蕭敬等仍留大內所刱寺觀奪民產先降　明旨撤黜歸民者仍　命如舊存葺諸臣抗章屢以爲言。留中不省而左右近習頗時時有所移易于是給事中朱鳴陽因災上疏曰。切見是月十一日清寧後宮火。雖曰小災實關大體臣反覆思惟妄意揣度。典禮失中與直言廢棄與爵賞大濫與刑法縱失與外戚驕盈與近幸干政與有一于此皆足召災況茲數愆各有指驗昔孔子聞魯災知爲釐宮踰禮故也。漢傳太后欲與成母等號火焚其居鴻寧殿。今茲之火切近清寧豈非大禮不可踰而人言所當恤耶。致警惕之誠以圖消弭之道此

其尤爲先務也。大本既端，餘弊當救。　聖明御極，言路始開，近日以來，聽納漸倦，持逆心之疏，厭而不從，爭大禮之章，留中不報。昔人謂正士道消則火，此其一也。裁紬冒濫，　明詔方行，而冗流競進，倖隙復開，文希京官，武圖世及，皆藉　興邸爲辭，所謂放賢淫賞，官非其人則火，此又其一也。權姦亂政，天下忿心，撓法曲全，重違物論，所謂滅棄法律則火，此又其一也。　明君之於外戚，愼始防微，而指揮邵喜賞賚過多，恩寵太盛，所謂外戚無功受寵則火，此又其一也。　綸音之布，所以示大信于天下，而佞倖間得轉移，聰明時有惑蔽，一事之予奪，前後互異，一人之罪宥，變更不一，如近日傳奉鎮守

主于何人擬條意　旨不由內閣治亂攸係豈宜潛移所謂貴近驕溢則火此又其一也然此數者皆典禮失中所致蓋禮既狥私而直言者始不見用希進者恃藩邸之私而冒濫始多亂政者恃調護之私而大法始廢外戚恃宦掖之私始妄請求貴近恃逢迎之私始得干預孔子名不正之論至是無乃驗矣惟　皇上仰畏天變俯恤人言推災之所自起以端其大本而釐其羣弊庶足以回天意矣疏入不報

以故副使陳九疇為僉都御史巡撫甘肅

初九疇為王瓊所搆論死繫刑部獄數年及瓊謫戍彭澤起入兵部欲理九疇未之及也至是甘州事聞

廷舉代許銘者衆以九疇名上。帝從之。乃以九疇爲
僉都御史以往兵科都給事中許復禮御史王應鵬等
各上言。許銘被殺而隆等無恙。必有陰謀嗾使者。乞遣
法司臺諫官案問及實覈所失錢穀軍械。下兵部議。彭
澤以爲宜檄巡按御史案覈。仍趣九疇亟往體察之。已
而巡按陝西御史喻茂堅移牘都察院。言許銘欲振綱
紀而撫馭少恩。禁戢總鎭諸官。寅恭未協。隆等雖無故
縱陰謀難免嫁禍之罪。首惡王禮二等已經梟斬。同亂
六十餘人。俱各囚禁第。志在得餉。原無他謀。合免根究
以安人心。彭澤復奏以爲隆等宜加切責。戴罪視事。
帝從之。乃降敕切責隆及副總兵李義守備支勇太監

董文忠等趣九疇公行嚴報

華監督諸倉閹人。

自宣德末，京通二倉，置總督閹官一人，後貪緣滋多，所居號中瑞館，請置印記，漕輓軍民，橫被索求，不堪其擾。臨淸徐州淮安諸倉，亦各置監督一人，紛擾尤甚。至是戶部尚書孫交上言，取諸閹人還京別用，革中瑞館，及各官署。帝從之，中外怡然。

發內外府諸金分餉諸邊。

兵部尚書彭澤，因甘肅之變，奏發內府，及太倉積金，及太僕寺馬價共三十萬兩，分運諸邊，補給士卒廩餉，從之

馬平盜起平之

廣西馬平府融縣盜周克亮等嘯聚萬餘人僭署名號流劫鄉落居民總督都御史張嶺以其狀聞兵部覆奏敕嶺徵兵勦平奏報久之乃平

二月詳定朝參禮儀

禮部奏定朝參諸儀凡入門進班奏啟復命及齋戒忌辰令節宣告日期以及御史鴻臚官疏糾各禮明示遵守從之

附錄大能仁寺妖僧齊瑞行自正德間賞緣佞倖冒領璽書及金印賞賚不貲工部侍郎趙璜奏乞簿錄其財沒官從之其玄明宮保安寺諸處所繪諸像刮取金屑

一千三十餘两俱發商販以償夙負

存問故大學士王鰲

初鰲爲少傅兼太子太傅戸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
仕家居 帝降特敕遣行人柯維熊即家存問之并優
眷鰲疏謝因上講學親政二事凡數千言 帝嘉納之

三月丁巳加上 慈壽皇太后爲興國太后
奉上慈壽册寳號曰 昭聖慈壽皇太后 毅皇后曰
莊肅皇后翌日奉上 邵太后尊號曰 壽安皇太后
興國后興國太后壬戌布詔天下曰自古帝王以孝治
天下尊親之禮其來遠矣仰惟 聖母慈壽皇太后敬
相 皇考孝宗皇帝訓育朕兄 毅皇帝蔚有顯問

皇姨皇后，表正宮闈，母儀有年。重念　聖母貴妃事我
憲祖淳隆敬佑，本生父　興獻王聰明仁孝，本生母
興獻王妃莊敬儉勤，誕育朕躬，丕承前烈。謹奉冊寶上
聖母尊號曰　昭聖慈壽皇太后，皇姨曰　莊肅皇后。
又奉　聖母懿旨，上　聖祖母尊號曰　壽安皇太后，
本生父曰　興獻帝，母曰　興國太后。大禮既舉，洪恩
誕敷。先是司禮監傳諭　興獻帝冊文朕宜稱子，廷和
等上言不可。復傳諭，宜稱孝子。廷和等復言冊文稱長
子。本生之情自明，請勉從正禮。從之。故其冊詔若此
戊辰，遣官詣安陸，上　興獻帝尊號。
遣司禮監太監溫祥，督禮儀，成國公朱輔上冊寶，禮部

侍郎賈詠題神主。詠遵廷和指。題其主曰　興獻帝神
主不稱考及叔亦不叙子名。
敕封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及指揮邵喜蔣輪爲伯駙
馬都尉崔元爲侯。
帝念翊戴功。敕下吏兵两部。議封廷和冕紀爲伯。給誥
券。子孫世襲。歲祿千石。仍各任一子。世錦衣衛指揮。駙
馬崔元進爵爲侯　壽安皇太后弟指揮邵喜。興國
太后弟指揮蔣輪各封伯。大學士費宏亦任一子。與廷
和子等。毛澄加太子太傅。任一子世錦衣衛指揮同知。
壽寧侯張鶴齡加太師。歲增祿米三百石。太監張錦扶
安、溫祥、賴義、秦文、張欽、張淮、蕭敬、黄偉、鮑忠各增歲祿

任弟侄一人爲錦衣指揮使僉同等官。其興邸承奉等官。張佐董英戴永張忠閻洪趙山等二十七人俱已授太監仍各增祿任其弟侄惠安伯張偉侍郎鄭宗仁趙璜建昌侯張延齡慶陽伯夏臣各加歲祿進階其餘府部院寺諸掌印官。及各臺諫官。各賜金綺有差于是給事中張九叙御史汪淵等各上疏諫止。不報。

山東礦寇王堂流刼歸德諸處。

初王堂嘯聚萬餘人。刼掠山東曹單諸郡邑官兵不能制。流入河南歸德府柘城諸縣。焚殺居民無筭。久之乃平。

西海虜併洮河諸夷。

初正德己巳北虜太師亦不剌佐殺虜酋小王子其子欲報之亦不剌懼與阿你禿厮等擁衆數萬走涼州乞我閒地主牧守將不敢許積十餘日亦不剌大掠堡砦徃西寧外境去亡何攻破安定王諸族掠其誥印遂盤據西海日漸陸梁西海之有虜自此始至是亦不剌之子麻八台侵破諸番落兼有西土列哂眼班板册打力諸部俱爲所併漸掠西境給事中張狆上言臣惟前項番落南距松潘西跨甘肅周匝數千里諸部種殷盛生齒繁滋我 國家縻以爵賞啖以茶利盖不獨爲互市之資實賴其有肘腋之助此古人斷匈奴右臂意也今皆併于黠虜萬一豕突狼驅踰秦隴則可以窺關中出

皆文則可以向夘外此膏肓之疾不容諱者也昔吐谷渾遼東鮮卑也初以百戶西附陰山并諸羌而有之遂爲隋唐歷世之患況此虜定有巢穴擅強富之種落乎苟不急處以杜其漸臣恐爲患未艾也下其章于兵部狆蜀人也

附錄 時甘州亂卒未有處諸邊傚尤驕縱頗甚宣府鎮卒遂因操閱點視譁譟奔潰事聞給事中許復禮上言近者廣西蠻寇河南礦賊洮河黠虜並肆陸梁敕各總督總兵等官遏截擒勦而乃玩愒失事者實由邇來政多寬假事尚姑息權姦有罪而輕宥豪卒干紀而不誅近日甘州之變廟堂曲原而宣府輒敢傚尤矣乞 敕

議畫一之法。以爲把握制馭之權可也。下其章于兵部。
工部侍郎趙璜、奏革惜薪司加耗柴炭。從之。
命嚴漕運軍舡。
戶部尚書孫交、兵部尚書彭澤會言國家歲漕四百萬石。領運則十有二總。其領衛所一百有四十。爲軍旗十有二萬六千八百人。計駕淺船萬有二千一百四十餘艘。近者漕規盡弛、軍亡船敝、恐非國家大計。帝命總督都御史嚴實整飭之。
夏四月。吳淞江訖工。
先是廷臣言東南水利、以吳淞江白茆港爲首。乞設官顓治之。乃以巡撫蘇松都御史李充嗣爲工部尚書、便

宜從事。興工于辛巳十月。至是訖工。凡爲工十有一萬二千五十三。前後閱七月云。

五月。罷封楊廷和蔣冕毛紀伯爵。

初帝降敕封廷和等爲伯。給事中張九叙上言陛下入奉皇考孝宗皇帝之祀。爲萬方臣物之主。旣親且長。倫序最正。天與人歸。不約而和。廷和等特以職事奉命。視草。實遵我皇祖之明訓。非擬之而後定也。陛下以爲元功。封伯世傳。恐非廷和等所敢當。費宏起廢贊政。遇亦奇矣。若蔭子世及。亦爲過。望駙馬都尉崔元。太傅壽寧侯張鶴齡。禮部尚書毛澄。承事奔走。亦其職也。前者賞金各十两。束幣四十。論者方以爲濫及。而

况封元爲世侯加鶴齡以太師加滑太子太傅而且廕子錦衣乎漢之內未有定立順之功參建桓之策者而紀綱大壞唐有門生天子定策國老之名禍不可言陛下聖德隆興非若漢唐之主也何以太監張錦爲預迎立而欲廕其弟侄耶又何以太監扶安温祥賴義張欽等贊襄大計而欲增祿世廕耶至若從事蔣邸諸閹張佐戴永張忠陳宣閻洪趙山黃錦李雲等二十七人幸遇際會俱推太監諸戝蟒服玉帶榮已極矣而加祿世廕則冒濫尤甚誠非古帝王立法自近之意也御史汪淵等亦上言　陛下之有天下倫序當然人心共屬私議無所加大學士廷和等何與定策太監張佐等何

與贊襄駙馬崔元等之捧敕迎立太監張佐等之藩邸
效勞惠安伯張偉等之督兵迎護皆臣子奉職之常也
何足爲功侯伯非開國之臣不可封錦衣官非汗馬之
勞不可授而官爵可及于爛羊祿賞反輕于敝袴乎主
事霍韜亦上言據律文官不得封公侯祖宗時學士典
文章備顧問而已無有封伯與武廕者徐有功封武功
伯隨褫之乃明鑒也 陛下忍令史官書曰學士封伯
自今始乎于是廷和冕紀乃上疏懇辭俱下兵部尚書
彭澤復奏正德間權姦用事職官冒濫 陛下起而釐
之削除殆盡及論定策之功乃封爵恩廕至五十三人
非初意矣廷和等旣有疏辭當體念俯從量加別恩

帝從之。命各別議武衙及更廕一子。四品文武官。于是封崔元爲京山侯。邵喜爲昌化伯。蔣輪爲玉田伯。各世襲。食祿有差。

以林俊爲刑部尚書。

先是起俊爲工部尚書。改刑部尚書。用甚殷。

【附錄】治中王槐上議。宜置安陸祠祭署。以外戚蔣榮主行祀事。帝從之。給事中底蘊力言不可。乞立崇仁王爲興國後。于是臺諫官交章贊行。蘊議禮部亦言之。俱不報。槐議亦寢。

復置密雲兵備官。

初永樂間遷大寧都司于保定。設朶顏等三衛。羈縻美

衆復設密雲兵備官以按察司副使為之以防不虞正德中鎮守閹人惡其不便已也詭詞奏革至是巡按御史王鈞疏言宜復下兵部覆議從之

詔任劉健謝遷各一子

帝念大學士健遷忠直特命各任一子為中書舍人從彭澤奏也著令勿得陳乞以撓國事

六月禁閹人弟侄授錦衣官

虜入寧夏塞大掠固原平涼涇州諸處指揮楊洪百戶劉端禦虜死之

套虜二萬餘騎自井兒堡撤墻深入固原平涼直抵涇州殺掠無算指揮楊洪百戶劉端出禦被殺旬日乃去

總制侍郎李鉞奏聞。敕鉞嚴加防禦。切責總兵官劉玉朱鑾等令戴罪逐虜。兵部尚書彭澤見邊備弛甚。乃上言曰。方今邊警日急。而左都御史金獻民。副都御史王懋中。大理寺卿鄭岳表率百僚。輔翊新政。新建伯王守仁。初値父喪。哀痛方切。俱難任使。故大學士楊一淸曾任密勿。不當更典兵戎。唯臣淺學粗才。猶堪奔走。請假巡視邊務名目。前去各邊會同總制提督等官。將各糧餉邊防從實料理。 帝降溫旨留之。

附錄 編修湛君水見 帝以暑月輟經筵。乃上疏豫戒遊逸以謹君德。且曰。願 聖明常以端居靜思爲本。以溫習尋求爲業。以敬親事天爲職分。以勤政親賢爲急

務。隨處操存。體認天理。俾此心無異于經筵日講之時。稍萌逸欲。卽爲禁止。又曰舊德老臣如楊廷和等宿望如孫交林俊等及九卿大臣。時賜召問以興其儆畏之心。尤擇內臣之老成忠厚者。給侍左右。以取承弼之益帝嘉納之。

秋。七月。南京大雨水。

是月朔。風雨暴至。江水俱溢。傾陷居民數十百家。城垣宮闕頹圮頗多。守臣以聞。帝諭南京羣臣。同加修省。

停免安陸州起運糧稅。及安陸衛徵發官卒。

戶部奏言安陸州及京山縣糧稅。始自元年。宜停免起運。虽克守陵官卒祿廪。及營葺陵寢支用。其安陸衛官

卒原發廣西備獞一百六十餘名亦宜留護城隍拱衛
陵寢從之
八月封乳母劉氏宮媪魏氏高氏顧氏邢氏爲夫人
司禮監傳諭封劉氏爲奉聖夫人魏氏爲輔聖夫人孫
氏等各爲夫人給事中底蘊上言宜寢孫氏等不報
黃鞏卒
鞏字伯固莆田人正德間爲郎中諫止巡幸廷杖之削
籍爲民嘉靖初起爲南京大理寺丞至是入賀　聖壽
卒于京邸吏部奏贈大理少卿從之
九月辛未立　皇后陳氏
附錄副都御史劉玉奏濠妃婁氏親族助逆罪在不赦

而廣信知府周朝佐勘問失出，未盡其辜。帝怒，奪朝佐官四級，邊地序用。其妻皇等各遣戍邊，妻愉等削籍爲民。

冬十月。敕覈畿內皇莊及勳戚田土。

初，給事中底蘊疏請查處皇莊。下戶部議，行撫按官按覈。已而特敕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戶部主事張希尹會同撫按官，親詣地方，用心勘覈。凡正德元年以後投獻及侵占者，盡數還民，召佃，管莊人員悉取還京。其租稅照則折納，令管屯僉事兼理之。係皇莊者解部類進，勳戚者解部關領，不得自行收受。已而言等會同順天、保定各巡撫孟春、周季鳳，巡按王琳、宋鉞等勘

出各項、田莊共計二十萬九百一十九頃二十八畝。其侵占民田二萬二百二十九頃二十八畝、俱令還民、言等又以原敕係　皇莊者。觧部類進、猶非國體所宜、乃復上疏、詳述　皇莊創立之始、及莊甲武斷掊尅之害。因及皇店皇鹽罔利之非。乞併掃除、以洗累朝之弊。埀百代之休。帝從之、令改　皇莊爲官地云。

【附錄】給事中儲昱上言。先年看守神木、歲役衛卒十有五人、歲計月廩七十五石。自逆瑾用事、受姦卒陳志賄通、奏置神木千戶所、設卒四十餘人、歲食月廩一萬三千四百餘石、坐耗國儲、莫此爲甚。宜加裁省、并置陳志于理、下兵部覆議、從之。

巡視京倉御史向信上言。領運官卒。歲運漕米四百萬石。石加耗金不一。共計四十七萬餘兩。總漕衙門驗發及至京通二倉。徑由領運官支給。臣等無從稽按。必多侵牟。宜令各衛簿錄示臣按目支發。下戶部覆議。帝從之。

禁異學。

給事中章僑御史梁世驃各條奏。三代而下。道學之傳至朱熹大明。近世倡爲異論者。以陸九淵爲簡逕。朱熹爲支離。宜行嚴禁以正士習。下禮部覆議。以爲二臣之言有補風教。帝曰。祖宗表章六經。教從正學。欲以成光明正大之業。近年士習詭異。文辭艱險。有傷治化。

其行督學官榜諭禁之。

禁百官交通先朝閹人。

初正德間逆瑾用事。其黨谷大用魏彬張永等相繼煽亂，社稷幾危。帝即位，俱屏黜之。大用與丘聚俱奪俸發孝陵司香。其司禮監太監蕭敬仍留在監，言官屢請誅敬不報。已而興邸舊閹閻洪戴永等漸次顓移，有小豎吳良會偵伴內祭祀事聞。帝命置之于理，司禮監具幅揭以請，有旨免鞫。御史汪良貴抗論不報。先是詔書款開騰驤等衛勇士替補，俱開送兵部查驗方得收廩。御馬監等處馬匹牛羊，俱令巡視科道官備數目，以防冒濫。既而御馬監太監閻洪不遵前詔，奏取

中旨免覈兵部尚書彭澤上言騰驤四衛勇士旗校仍
宜照例驗覈以杜冗食及將各監官遠訊重治不[illegible]
事中邵錫等六科上言御馬監及壩上十九馬房虛支
馬數冒靡芻粟仍宜遵　詔查覈以省虛靡併將閻洪
就職亦不報至是南京各處奏報災異　帝命羣臣同
加修省給事中毛玉因上言先事之失後事之戒鑒其
失而不戒是蹈覆車之轍也可不懼哉往者逆瑾擅專
紊亂朝政惡黨谷大用魏彬張永等聲勢相倚氣燄熏
灼權移人主威脅人心而張銳張忠于經張雄蘇縉孫
和劉養之徒相繼進用彼此效尤馴致鐇濠寧彬之亂
宗社幾危　皇上繼祛宿弊革故鼎新消數年之禍亂

建萬世之太平。天下臣民。不勝慶幸。近聞京師有言大用等貪緣欲求復用。及聞從　龍內臣。漸以驕奢。納賄。招權。仍蹈覆轍。如是則寒灰復燃。恐燎原之可憂。涓流不窒。恐滔天之必至矣。宜暴大用等罪惡。示不復用。以破小人之奸。仍戒諸內臣。保身惜福。用助惟新之化。帝然之。因降旨曰。谷大用等蠹上奸權。張銳等朋姦僨事。朕新政之初。從寬發遣。豈容貪緣。再亂天下。其小大臣工。但與大用輩交通者。即係姦黨。一切重繩不貸。已而給事中張原復上言。宜勅　皇城及各宮閹寺。遇有內使出入。嚴禁所自。勿令諸璫廝養雜入宮中。其各宮閹侍。亦令勿通問遺。以滋弊萌。即今中宮新立。其供奉

閹寺。尤宜愼擇。當命張佐鮑忠遴謹厚者用之。蕭敬自
涉奸黨。不可委託。從之。仍敕司禮監嚴行禁諭。原又言
蕭敬曩通宸濠。巡按程啟充籍出私書。而姦黨表書指
據尤明。兩京臺諫官數敬罪者。亡慮數十疏。　陛下猶
置左右。委以機務。不知何取于敬也。太監劉恭及厮養
王諒。皆納賄招權。爲敬腹心。並宜殛竄以袪積蠹。不報。
時給事中張翀亦言。各處鎭守內臣。起于　景皇帝初
年。原非　祖制。不惟冗員無名。適爲奸宄之資。臣之所
未解也。今雖革面革心。然縛窮奇之腹。而欲其不飡。箝
竊脂之喙。而欲其不肉。亦難矣。乞盡查革以復　祖宗
之舊。不報。

十有一月庚申。皇太后邵氏崩。

帝祖母也。初爲憲宗貴妃。生興獻帝。帝卽位。尊爲壽安皇太后。至是崩。大學士楊廷和定議。哭臨一日。喪服十三日而除。丙寅。禮官請素服御西角門。帝曰。朕哀慕方切。豈忍遽從所請。

【附錄】南京都察院副都御史王懋中上言。龍江瓦屑壩権取竹木薪炭。自有制置。辦蔬菓。非制也。宜將兩關內臣人人減損其半。仍敕守備官簡廉勤者用之。歲終更替。帝謂権分竹木薪炭亦滋侵漁。乃敕督権主事監権御史。計其一歲所用。量舟檝納稅。貯帑支給。勿令內臣権分。復滋弊萌。

收李隆詣京鞫訊。

先是陳九疇至甘肅徵知李隆嗾使鎮卒殺燬許銘狀楊淮簿對有據因上言宜急斬隆傳首九邊以彰國典事下。兵部復趣巡按御史劉翀勘奏。如九疇言。兵部覆請收隆乃械隆詣京下法司鞫訊。

十有二月甲戌上　壽安皇太后謚。

帝敕禮部曰朕祖母　壽安皇太后夙事　皇祖誕生興獻帝肆致眇躬入承大統方隆尊號期享遐齡孝養永終奄忽遠棄追惟懿德宜有徽稱乃上尊謚曰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佑聖皇太后。

逮繫僉事史道于詔獄。

初道爲兵科給事中王瓊之戍也道疏援之彭澤及楊廷和俱銜道久之出道爲山西按察司僉事道怨廷和乃上疏劾廷和貪定策功要封拜而　壽安皇太后崩擅議哭臨一日喪服十三日而除無所忌憚　武廟自稱大將軍廷和爲草敕不聞匡救乃爭　興獻帝一皇字且交通錢寧主復宸濠護衛助成逆謀及　武廟南征凱旋乃爲錦文逕賀無人臣禮其子修撰慎中舍惇前後旋里攜槖中裝甚盛貪聲已著從子進士恂以吾家卓檜目之輿論可知宜加罷斥以快人心廷和亦上疏自理因訐道中救王瓊陸完許泰等爲通賄市權俱下吏部參看尚書喬宇覆奏宜置于理既而彭澤上言

道等懷私市恩宜械繫收訊從之有旨命錦衣衛收道下鎮撫司鞫問給事中于桂御史曹嘉各論救不報久之付道刑部論贖出為滁州判官

禁言官彈劾大臣

初給事中章僑上言兵部奏擬平濠功次中多冒濫彭澤銜之已而給事中徐景嵩陳江疏論工部侍郎趙璜不報各引疾去璜乃進拜尚書僑復論之彭澤遂目僑等為邪佞欲以報僑及史道與楊廷和相訐也澤遂上言宜懲姦黨以重國體謂廷和輔養聖德贊理萬幾忘身家之禍辭定業之封拜且與尚書喬宇等同心協德仰承 恩命日夜憂勞期答 聖眷而姦佞小人假

言責而横行使密勿大臣避嫌疑而求退不可也乞勅
臺諫官糾劾大臣必其姦貪不職負國殃民者尤必會
章交彈不許懷私復怨及風聞妄詆以傷國體至于擇
臺諫官必諮訪老成諳治體者尤必聽堂官及攝事者
條奏約束之 帝以爲然遂禁言官獨劾大臣
附錄是歲左諭德温仁和侍講穆孔暉主考順天鄉試
仁和頗有訾議南道御史王林劾其私通關節苞苴不
報
章懋卒
懋任終南京禮部尚書致仕是歲卒于家贈太子少保
諡文懿學者稱爲楓山先生

癸未嘉靖二年。春。正月。

應天鳳陽山東河南陝西地震

南畿青齊雍豫諸州同時地震給事中黄臣上言太監蕭敬久竊重秉復開傳乞之門地震之變斯人致之宜加竄斥不報

除言官獨劾大臣禁

初彭澤奏禁言官私劾四品以上官御史汪珊上言言路開則人情通而世治塞則人情欝而國危王氏重言者之罪而新莽勢成李林甫不欲人言而禄山禍起臣等將謂澤導 陛下以三代之盛不意導以拒諫之計也夫史道論奏廷和就使其言狂妄此特一臣之失耳

懲羹者不必吹虀畏噎者不可廢食澤欲以此壅塞言路沮壞　祖宗之法可乎因條析澤言不可知者有四奏之不報于是廷和連疏乞罷　帝降溫旨留之御史曹嘉復上言曰我　太祖創法制治度越百王酌古建官分列六卿故敢言復設丞相者誅大小稱位內外絶跡故敢有上言大臣德政者誅政在　朝廷權在主上故敢有交結朋黨變亂成法者誅此我　太祖防微杜漸之深慮也　皇上嗣守洪基固當遠繩　祖武以成大順之道也然勵精之心雖切而輔導之事罔聞甚則招權納賄樹黨行私其勢不得不迫且擅而附之者不得不衆且篤其受攝御者不得不重足而後立累息而

後言矣餘不暇論今觀史道劾奏廷和。嚴旨切責下之禁獄廷和具疏自理彭澤符奏同覆俱蒙　溫旨慰留褒奬至律身處家之際無不備悉是爲大臣者眞能擅威福以移王柄黨大臣者眞能取容悅以惑　聖聽矣且澤旣謂廷和古社稷臣不過史道朋黨奸惡納賄玩法又謂廷和之可去可留史道之有罪無罪簡在帝心非敢干與反覆變詐巧佞多端甚矣哉　太祖之不相值也如其值則上言德政交結朋黨符同奏啟諸大罪能逃鈇鉞之誅乎宜速允廷和罷歸以曲全其身仍將史道薄示懲創以少紓其憤庶幾九卿六部近慕劉健之風臺諫遠追薛瑄鍾同之義而我　太祖不設

丞相 太宗官卑易治之良法美意始復矣亦不報給事中李學曾復上言。 太祖設六科給事中關聯六部諸司舉正欺弊以警百官列十三道御史彈壓百僚事得專達此 聖祖防姦保治之初意所以崇耳目廣聰明非細故也澤何所見而欲紊亂紛更以重大臣之威以奪 天子之柄此其罪之大者必如澤言事須會章交彈萬一有邪儉之黨蠱惑衆聽暗主其中是臺諫終無彈劾之舉矣且上言大臣德政律有明禁而澤肆無忌憚而欺人主欲以箝制臺諫之口不知何以事 陛下也澤言倫揀臺諫官宜得老成則臣等當奪官不言可知乞盡罷免以舒澤之忠憤以釋臣等之夙慙 帝

覽之。乃命臺諫官照舊彈劾毋自疑阻。

二月。丙申。葬　孝惠皇太后。

初遣禮官相兆域。廷和上言　茂陵左右不可。恐有震驚之虞。賈詠曰。當祔。雖有之難免。不當祔。雖無之難爲。至是祔葬　茂陵。

毛澄罷。

附錄初御馬監領設草場若干頃。正德間谷大用竊柄誑惑　武宗。遣太監李璽踏勘。遂侵奪民業。至萬餘頃。每歲約剝民租百有餘萬。皆歸大用等家。　朝廷不知之也。至是淸覈勳戚田土。凡草塲諸地因併覈之。畛畔既明。侵冒莫掩。言官奏收璽等置之于理。　帝難之。是

日進講文華殿畢。帝召廷和近御座諭曰草場乃
祖宗舊制踏勘亦　先帝成命地土錢穀仍聽本監管
理李璽免訊卿擬旨行之廷和頓首承　旨退而上言
伏蒙　聖諭御馬監草場錢穀仍聽本監管理李璽免
訊俱已仰遵　聖意擬旨施行惟谷大用竊弄威柄蠱
惑　先帝假勘地之名混占民產一萬餘頃侵盜租賦
百有餘萬利歸私室怨及　朝廷情罪深重神人共怒
必置諸理然後　國法可彰爾況今水旱相仍人民饑
苦追其所侵之半足以備賑與其積于一家以利蠹國
之盜孰若散于萬民以溥　朝廷之恩不報是時有太
監張欽者朝鮮人也請廕其養子李賢從之以賢爲錦

衣衛世指揮同知。兵部尚書彭澤都給事中許復禮給事中安盤許相卿各上言不可。不報先是太監趙山於帝以從　龍恩廕其從子雲爲錦衣衛指揮既而太監楊聰丘清死。遂援乞亦廕其從子楊倫丘麒如雲官。至是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戴義卒。御馬監太監梁恭等請廕其從子厮養戴錦等十有一人。爲錦衣衛官校。帝以戴錦戴俊爲副千戶。餘不錄。給事中夏言力言不可。且曰。戴義歷事累朝。被膺簡任。衣蟒帶玉亦已極矣。逝者病故。　朝廷錫之諭祭。賓鏹爲造塋域。亦已厚矣。一旦官其一人。實爲過濫。此臣等不能已于言也。伏望特收成命。痛加裁抑。不報。

二月御史曹嘉謫補外。

初嘉上疏劾吏部尚書喬宇其畧曰日者楊一清結張永賄錢寧以圖柄用肅夫鄙之宇感其汲引之私公要彭澤連疏推舉周金乃錢寧狎客也宇因納交而擢爲都御史劉棨乃內閣書役也宇爲朦朧奏廕其子何喬宗以尚寶卿乞休竟進三品蹈先朝傳乞之弊風至若宸濠犯順安慶挫其鋒新建邀而擒之宇無亡鏃之勞也而靦列三孤之命將誰欺乎疏上不報嘉乃倣宋臣范仲淹獻百官圖之意銓別京官四品以上及春坊五品官釐爲四等上之其一資望頗久可備任用者林俊石瑤孫交汪俊陶琰劉玉董玘李時也其二歛束寡過

足供職守者。毛澄金獻民周倫何孟春李鉞鄒文盛臧鳳張璿姚維岩張雲張衍瑞劉麟張九叙温仁和豐熙、也其三人品庸衆。尚堪策勵者。趙璜俞琳秦金賈詠吳一鵬李昆顏頤壽沈冬魁姚鏌鄭岳高瓚陳霽崔傑魏境也其四行檢卑汚。速宜黜削者。張子麟童瑞陳雍周金張縉張璞柴儀安金汪峰楊一清楊一渶劉棨趙永顧鼎臣也。此四等者。進退倚伏之間。治亂安危所由繫也。亦不報。已而給事中毛玉上言。曹嘉不當品第大臣。宜賜罷斥。帝從之命。對品補外。先是給事中閻閎亦以指斥當路。出爲按察司僉事。有謂嘉之疏閎所草也而史道謫後稍自滁州判官移南陽通判。御史向信上

言曰史道倡爲異說以惑人心曺嘉衍爲評品以犯公議皆僉事閻閎鼓之也有臣如此不宜與之同朝者宜加罷斥以快人心御史劉廷簋亦上言閎道與嘉三人者結爲黨友立異邀名放言排詆危間忠良欲以誤天下壞國家古所未有乞將三臣重則論法輕則斥放不與同中國庶天下稱快爾從之 命各奪級爲邉地雜職乃以史道爲金縣縣丞曺嘉爲茂州判官閻閎爲蒙自縣縣丞焉御史盧煥馬録給事中孟奇趙邦端各論救不報御史胡效才上言 朝廷近日所以處言官及被劾者不無偏比被劾者一槩慰留而嘉等則責之無已降用之 旨方下而蒙自等處之謫復上矣臣聞茂

州金縣俱爲荒徼。而蒙自甚非人所居。人言皆曰閣等到彼不死于瘴毒。必有覬望小人承順顧指。而致之死地者。夫一時而逐三言官。已非令典。果如人言。是因大臣而殺言官。尤不可以爲後訓也。乞將閣等依前處置而斥其所論一二人。如太常卿楊一淸祭酒趙永可也。

不報。

策士奉天殿。

共四百有十人。得徐階。

夏四月。 興廟礿用八佾。

先是太常卿汪舉上言。安陸廟宜用十二籩豆。如 太廟儀從之禮部請置奉祀官。又言樂舞未敢輕議。 帝

命廷和集議之。至是禮部侍郎賈詠等會公侯九卿等官上言。正統本生。義宜有間。八佾既用于太廟。安陸樂舞。似當少殺。以避二統之嫌。帝曰。仍用八佾。于是何孟春及給事中張翀黃臣劉最御史唐僑儀秦武等南京給事中鄭慶雲等各上言力爭。不報。

逮繫主事羅洪載于詔獄。有錦衣衛百戶張瑾者凌轢典厰。勒索斛羨。監倉主事羅洪載欲劾之。瑾懼。詭請受笞免劾。洪載倉卒從其所請。瑾得笞。遂奏洪載擅撻錦衣官屬。帝怒命逮赴鎮撫司考訊。給事中劉濟等尚書林俊孫交等力救。不報。

時帝又爲都督同知陳萬言起第京邸。言官余瓚等

尚書趙璜等抗疏請止。不省。而暖殿太監崔文者以禱祀誘　帝。乾清宮諸處各建醮。連日夜不絕。又命內豎十餘人。習經教于宮中。賞賚不貲。寵幸日盛。給事中張嵩大學士楊廷和力阻。不報。給事中周瑯上言。　陛下臨御以來。宵旰忘疲。形神兩瘁。有前代帝王圖治之勤。望治之切。固宜任直諒老成以資其謀謨。而比來章疏。漫不加省。豈太平有道之象哉。頃者爲都督萬言營第。楚璜等言之不省。豈以諸臣沽直以自賢耶。　陛下下羅洪載于詔獄。俊交等言之不省。豈以諸臣朋黨以相庇助。　陛下于宮闈禱祀。廷和等言之不從。豈以諸臣皆緣飾經義不能助　陛下求福利耶。然此特聽納

之失耳。廷和以卿輔之職師保之重而宮闈禱祀使不得與聞于始又不得斡旋于終。是委任之失又如此伏望 陛下留神聽納以達下情。留神委任以崇政本。則耳目不至于壅蔽政柄不致于下移。而熙洽之盛不復難矣。疏入復不報。已而給事中張汝安盤等交章劾文。乞置重典。俱不報。

閏四月。移刑部罪人李陽鳳于詔獄。

李陽鳳者太監崔文家厮養也。怙文寵謀兗城卒。勒索工值有身在工所而巷伍又征役錢者。怨聲載道。御史劉巘發其事。工部尚書趙璜移文刑部。執陽鳳等鞫之。文囑尚書林俊置不問。俊不從。文遂誑 帝請移陽鳳

鎮撫司考訊從之。命下刑部林俊執不肯與文又請俊遠抗　詔旨。帝怒切責俊詰其狀俊惶恐謝過於羅洪戴之被逮也俊與戶部尚書孫交申救不報各求罷歸。帝慰留之至是被詰修撰唐皐上言曰先王優禮老成以其謀國多識舊章不可不重惜也邇者孫交林俊引疾乞骸。陛下溫旨慰留此固惜老成重典刑之盛心不意因崔文厮養之故乃詰責俊令其言狀則與　陛下起廢之初慰留之旨大不侔矣萬一俊掛冠玄武祖帳東都。陛下何以自解于天下哉疏入不報刑部主事楊木亦上言舜為天子不得撓皐陶之法今刑部按問一厮養而竟奪之夫俊　陛下之士師也以

其官任之。而不容守其法。何用是官爲哉。鎮撫司受制
內臣。承望風指。又豈敢直陽鳳之罪以昭國法乎。使
陛下之法。不信于天下。取譏于後世。皆崔文爲之也。乞
敕司禮監按問。并其黨周用田顒蔡秀等。明付法司以
正其罪。斯義舉矣。給事中趙漢亦上言。李陽鳳之事不
甚大。而崔文快心之大者。在能矯 詔獄以餌人。在能
致尚書之詰責。在能加言官以奏擾。恐克其勢。不亂不
已也。近聞事初發時。文收捕告人。捶楚幾死。叱之去。曰。
此皆寄與趙尚書。其威侮大臣若此。則劉瑾之爲。不患
文不能爲矣。是以再干 敕旨。詰責林俊。俊何人也。而
文誤 陛下罪一耆舊耶。俱不報。

停齋祀

初太監崔文以禱祀誘　帝大學士廷和力諫不聽臺諫言之俱不報給事中鄭一鵬上言臣巡光祿見正德十六年五月以來宮中自常膳外必有所取邇者禱祀繁興制用漸廣　乾清坤寧諸宮各建齋醮西天西番漢經諸廠亦各有之至於五花宮乾清宮西暖閣坤寧宮東次閣亦有之或連日夜或間月一舉或一日再舉經筵俱虛設而無所用矣傷太平之業失天下之望莫此為甚臣謂挾此術者必皆魏彬張銳之餘黨冀以欺先帝使生民塗炭海內虛耗　先帝已誤　陛下豈容再誤　陛下亟誅之遠之可也臣放金錢一醮蔬腐之

費至萬有八千其餘不知幾十萬也以月計之不知幾百萬也今天災時變月無虛日京師之民至有裹席行乞母子裸而餓死者州縣則徵發繁擾仍以饑饉死者轉為盜賊良者靡于兵刃邊境之民日夜望風荷戈而不得食　陛下以為今之民怨耶樂耶忍歛民怨不忍傷佞倖之心忍拂元臣弼士之諫不忍違寺僧之請此愚臣之所未解也伏願改西天廠為寶訓廠以貯　祖宗御製諸書西番廠為古訓廠以貯五經子史諸書漢經廠為聽納廠以貯諸臣奏疏選內臣謹畏者司其筦鑰　陛下經筵之暇遊息其中則壽何以不若堯舜治何以不若唐虞哉　帝曰天時饑饉齋祀暫且停止

五月大旱。

自去冬不雪入春風霾連日迨夏益甚四方災變奏報尤頻帝憂之勑大小羣臣同心匡輔毋事虛文時京師復有雷震城竿之異御史秦武上言陛下踐祚之初盡釐先朝變亂之章復祖宗畫一之法矣近日以來漸肆更張或以養子而嗣關壟之封或以內臣而奪司寇之職吏部之銓除阻撓既多法司之律令更易殆盡勑自中出而政府不得贊其辭法以私行而六曹不得攄其志待臣之禮久衰納諫之心愈怠經筵則屢日告罷祠禱則不時修舉修身齊家之德罔聞卹刑暱寵之行已著上違祖訓下拂人情多矣此天之所

以屢示災變也。帝怒其狂率，切責之。南京給事中彭汝實亦上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感人以誠不以迹。三王以還，莫之能遠也。邇者黃風黑霧，春旱冬雷，天變于上者屢矣。地震泉竭，揚沙雨土，地變于下者屢矣。羣小漸張，盜賊公行，草妖木異，非時失節，人物之變亦屢矣。昔人有言，怒乎之天，猶可爲也；忘乎之天，不可爲也。皇上省災之誠，或足以仰答天心矣，而行政之可適用人之可間，有不能無燕閒，虛費于女寵，腹心委託于貂璫二廖諸張，乃得緩死；李隆蘇縉猶得無恙，鎮撫以報復而窘辱主事羅洪戴，內豎擕私鹽，而執觧巡檢程晜貴，崔文狐媚，蓋羣枉之尤，亦憾蔣輪狼貪，爲戚里之谿壑，凡

若此者皆不銳意修葺而望天意之回人心之感亦已難矣亦不報初太監李暠者往來淮揚間爲舟攜私鹽鬻賣巡檢程景貴率邏卒搜得之暠怒誣訴于東廠太監芮景賢奏差官校逮繫景貴赴京而蔣輪者　興國太后之弟也欲以其子榮奉安陸廟祀故汝實奏及之

日本貢使大掠寧紹諸處

初鄞人宋素卿者奔日本正德六年與其國人源永壽來貢其從父澄識之告素卿附夷狀守臣以聞置不問至是其主源義植幼闇不能制命左京兆大夫大內藝興遣僧宗設來貢右京兆大夫細川高亦遣僧瑞佐及素卿來貢各强其主給以中國符驗先後至寧波故事

市舶司閱貨及宴坐並以所至先後為次時瑞佐後至而素卿夜賄市舶太監先閱佐貨及宴又坐佐于設上設不平遂與佐相讎殺太監又以素卿故陰助佐授之兵杖而設衆頗強拒殺不已遂燬嘉賓堂劫東庫逐瑞佐及餘姚江佐奔紹興宗設追至城下逼令綁佐獻出不許乃去沿途殺掠慘甚六日設逃至西霍山洋殺備倭都指揮劉錦千戶張鏜縛去指揮袁璡百戶劉恩又自育王嶺逃至小山浦殺百戶胡源浙中大震巡按御史歐珠鎮守太監梁瑤奏聞

逮法司錦衣官之甘州按覈李隆罪狀

初甘州變聞都給事中許復禮劉濟給事中曾論御史

喻茂堅田麟等交章劾隆及陳九疇劉淅奏　命勘鞫
畫得其情獄具上請下法司詳勘當斬隆首奏上　帝
命復集多官于闕前鞫之先是隆誣奏許銘激變鎮兵
而鎮守太監董文忠者亦倣隆議奏聞　帝不能無疑
也故有是命已而命鞫情律相應覆奏上　帝猶未信
命遣三法司錦衣衛堂官各一員往甘州體勘都給事
中劉濟上言李隆情罪具于楊淮等之爰書法司多官
覆覈相同是宜速正典刑而遣官覆勘徒滋遷延耳
帝曰朝廷遣官勘問正欲愼重刑獄公聽斷以正國法
也豈有遷延偏狥之意爾等何故如此奏擾給事中陳
時明復上言王制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

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于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制刑言有司疑獄讞諸王朝未聞王朝之獄下之有司也今李隆罪狀已明無可疑者乃復遠勤有司則過矣況　陛下所託以爲股肱耳目者內則世勳公卿臺諫諸臣外則撫按官耳今撫按勘明而不信闕前鞫明而不信則撫按舉朝之臣皆不勝任矣且今日所遣無寧他求優異者以膺任使耶抑以其職務稍簡若佐二者以行耶向者萃數十百人叅訂之而不足信今以二三人探求巨猾秘情于數千里之外又安知其能當　聖意耶此所謂不必遣而復遣者也因條言其五不可上之亦不報已而大理卿鄭岳

等徃勘情眞。帝疑稍解。久之始誅隆。

六月。有星孛于天市。

給事中周瑯上言。陛下紀元以來。孛火晦霾。烈風暴雨。地震江溢。不可彈述。乃者又有星孛中天。光芒特異以及震雷之變。災亦甚矣。夫災祥者禍福之應也。得失者災祥之感也。陛下亦思所以自省乎。臣請以時政之大者言之。曹嘉以彈擊過當。陛下置而不問可也乃奪一階以竄之。而連及旁助之閫閤。獨不爲求言計乎。李隆以私憤謀殺撫臣。陛下即軍中斬之可也。乃淹時報勘。若將爲之地者。獨不爲必者慮乎。崔文縱厮役剝民。陛下付之廷議。以嚴首惡之誅可也。乃追易

成命歸之鎮撫司獨不爲履霜戒乎　陛下入繼大統
公議則當專意于正統以私恩則當置後于安陸此不
易之定論也乃日討尊崇之典而欲肖擬于名號至使
禋祀無主不擇親賢以爲之後則公議已失而私恩亦
未得矣人事旣失于下天變自動于上未有有其事而
無其象有其象而無其應者可不愼乎伏望愼選宗屬
以嗣安陸復嘉閭以啟言路亟黜崔文誅李隆以明典
刑則一德格天而災異不足弭矣不報
敕止楚王代奏陳乞
先是崇陽等府諸宗室二十餘人歲祿不克請借藩司
税金預用　楚王爲代奏從之有承奉潘朝者在京買

領關符還楚需索各宗謝金百餘萬方爲投符而齎符百戶童剛亦索謝金二百餘兩各宗不能具金朝嗾羣少輳轢之且曰代奏非　王本心朝慫慂爲之耳奈之何得請不德朝也各宗不任其恩悉鬻食具合金與之巡按御史何鰲聞之奏于朝請罝朝于理戒諭諸王從儉守訓勿得陳乞下戶部覈奏從之因勅楚王凡例外之請勿得代奏

附錄　王邦奇者京中之無藉子也初夤緣劉瑾張銳錢寧等署爲錦衣旗校假以緝刺姦宄椎剝齊民無算閭巷苦之嘉靖初奉　詔褫職邦奇屢奏刺姦有功不宜同衆罷斥乞　恩復職章下兵部看詳給事許復禮安

磐等交章言其不可不報給事中章僑復上疏力爭之亦不報已而兵部尚書彭澤覆奏當復職從之仍以邦奇爲錦衣衛百戶

太常寺少卿張衍瑞卒

吏部上言衍瑞諫止　武宗巡幸忠義與黃鞏同科宜贈官以示優崇從之贈衍瑞爲太僕卿

丁巳敕加　興獻帝后皇號

初五月間遣司禮官諭廷和等加稱　興獻帝后皇號廷和力言不可至是　帝御平臺召廷和冕紀宏入見授以手敕諭加　興獻帝爲興獻皇帝　興國太后爲皇太后廷和等退而上言曰臣等親承　天語諄復無

少遜色。曷勝欽仰。第奉迎　陛下之初。凡正統本生講論已定。　聖心固以洞察矣。豈復得不顧義理徇情行之哉。

論曰。新都斯言。史臣謂其以定策自居。無所忌憚。過矣第其所謂正統本生講論已定者。則亦非思之甚爾。夫武廟上賓之日。受遺命者廷和二三人也。遺詔之文。豈武廟所自草乎。其假手公等無疑矣。使當時長慮却顧詳議其正統本生之辨。則遺詔必曰取　興獻王長子嗣皇考　孝宗。以承大統矣。如是則安陸開讀之際。爲世宗者能不駭愕顧戀。入白　聖母。而權正統天親之輕重耶。權之則分義審。分義審則志慮一。由是稱謂追

崇之典皆將惟其所識而莫之遠矣乃慮不及此而遺詔之中言統不言嗣故開讀之日　帝不知其以我為人後也怡然往就大位已而　聖母亦不知其絶我母子也怡然視其子往就大位而已是以　帝至中途見禮部儀狀則憮然曰遺詔以吾嗣皇帝位非為皇子此狀云何　聖母至通州聞朝儀欲考　孝宗亦曰安得以我子為人之子是母子之間皆駭異為後之說而大拂其初心矣此永嘉之議所以投機而易售也新都不是之思而更堅持為後之議是以人臣强其君為人後也于是　帝登大寶稱于一人矣上無君長之詔旁無父母之命而為臣者乃欲強加以人後之名奪其母子

之愛而隔絶之無惑乎愈執而愈不從也然則所謂講

論以定者不知果何所講耶。

秋七月製　輿廟樂章

迎神曰太和初獻曰壽和亞獻曰豫和終獻曰寧和徹

饌曰雍和還宮曰安和設典樂官司之

逮繫臨洮府知府郭九臯詣京

初九臯爲永平知府也定國公光祚奏言土豪久隱功

田下巡撫順天副都御史孟春巡按御史郭同臣監察

御史樊繼祖戶部主事張希尹勘覈春等檄九臯及同

知張守會勘已而按得前田初係姦民趙紀違例投獻

駕言馬甫廣等吞噬遂論紀于文綸戍紀怙惡不逞屢

疏擬拾九皐奏辯通政司㞐之紀遂誣九皐及同知張守多受甫廣金錢勘殺平民列狀投東廠告之而太監芮景賢者喜爲羅織者也遂請奏逮治從之于是九皐移守臨洮矣乃遣官校之臨洮及永平收繫九皐與張守等請京對簿故事廠衛官無受民訟者而　特旨收縛罪人亦不出　京師諸城門刑部尚書林俊上言人主爲主宜攬大綱即九皐貪忍不安　陛下猶不免以天子之尊下侵有司之事頗類苛察足傷大體設使趙紀之詞虛謬九皐被逮而死則虧損　聖德孰任其咎今據其單辭眞僞未辨而九皐已褫奪衣冠身就縲絏甚非德矣乞降明旨徵九皐至永平聽理而遣刑部錦

衣衛官往會撫按會鞫明實如果杞言不謬然後械致九皐來京。處以極典未晚也疏入不報都給事中劉濟等抗章劾景賢亂政宜加罷斥景賢上疏自理。帝優旨慰之于是給事中章僑復以為言。帝怒奪俸三月汪思及南京科道鄭慶雲王命爵吳瀚等交章言景賢奏逮知府此迎瑾亂政之故習豈宜復見于今日乞敕廠衛官勿生事釁俱不報

林俊致仕

初俊以李陽鳳之事被詰也遂有去志屢疏乞休不報至是又言郭九皐不宜逮繫。帝復不聽乃稱疾篤乞骸骨不已從之賜酒食寶鏹以行給事中衛道上言林

俊之去是崔文排之也不宜以厮養之故而去大臣乞

降諭旨留俊不報。

逮繫郎中葉寬等于詔獄。

帝　賜都督陳萬言以在京地方營修新宅工部尚書趙璜執奏不可萬言銜之訴璜于　帝謂爲營繕郎中葉寬等主之也　帝怒命逮繫寬等下鎮撫司考訊璜聞命惶懼不知所爲因而乞　恩服罪乃已于是科道官劉櫛等交章申奏不報御史陳相上言人君之心惟在所養能于善端發見之時擴而充之無所施而不當矣茲者賜萬言以房屋　陛下不忍之心也而尚書趙璜因而服罪郎中葉寬似之係獄爲不用恩焉爾葦陶

淳管事。 陛下本心之明也，而芮景賢之慰留郭九皋之逮繫，爲不用明焉爾。崔文左道亂政， 陛下不忍罪也，而反忍于奪法司之權，使耆舊如林俊者一旦致仕，李夔鬻販私鹽。 陛下之不察也，而反惑于挾仇之訴，使盡職如程景貴者久淹禁獄，故林俊去而九卿之心灰矣；蕭覺罪而百司之體解矣；郭九皋被逮而牧地方者寒心；程景貴受誣而盤詰關隘者喪膽。天下臣民其不率而爲苟且之習者幾希矣。及今不圖，末流安救？伏望 皇上推不忍之心，擴本明之德，留俊，釋覺等，則聰明不蔽而雍熙之化可臻矣。 帝切責之。

給事中劉最謫補外。

劾太監崔文以禱祀誘　帝靡費帑金無算而內豎所任千戶陶淳者又聚羣校羅織諸縉紳至于巨姦大憝反以賄脫免有遺尊錢寧者遣其厮養朱喜携萬金來京匿其黨陳勳家欲賄諸官戚圖復故官淳緝得之與官校分匿其金脫放之又威脅奏寃人鄒興自縊劉最上言　陛下聰明天授首竄元惡簡任淳良天下稱頌奈何一日壞之于么麽子也臣按崔文以早微賤居近侍首導　陛下于有過之地法官深嚴恣為禱祀侵費帑金六七萬兩累　朝積貯視為已藏而攫取之隳耗國本其罪彌彰且奪法司之囚折正官之氣使天下皆謂　陛下庇邪豎拂大臣以累清明之德文實啟之

不誅文不知　陛下何辭謝天下也又東廠太監尚景
賢任用匪人千戶陶淳性行險惡闒闟曹嘉素不與通
則因事以文致其罪緝獲錢寧厮養匿金而擅自脫釋
厥後鄒興懷寃自殺即此二事姦惡欺罔之罪有不容
誅者而景賢不悟任其愚弄景賢之罪難逭矣乞查覈
崔文侵盜贓金誅之以爲首惡之戒景賢降　敕切責
陶淳置對正刑辟　陛下清明之德有光矣疏入不報
既而崔文撫拾自訴　帝優旨慰之曰爾端謹老成小
心廉靜方切任用勿復爲辭劉寀既言侵費贓金其令
覈實以聞寀被　命知爲所窘也乃上言曰內帑不得
查覈崔文不當搆陷　帝怒曰劉寀奏事不以實輕率

妄言詰問不以服罪本宜重懲姑從寬外補以稱　朝廷容宥之恩于是給事中衛道汪思等各上章申留以爲斥逐言官殊乖治體　帝切責之已而出宸爲廣德州判官

八月河南大水

先是四方災異奏報頻仍　帝曰上天示戒朕心憂惶特降勅諭同加修省凡關吏治民隱興利除害者切實舉行以回天意至是吏部侍郎汪俊上言　皇上入繼以來昭德塞違動無過舉宜足致祥而顧頻告災青者盖以臨馭未幾政漸弗終故天心仁愛特示警懼可不惕然慎終以答天人之望歟請試言之　陛下登極一

詔百度惟貞邇來舉措背馳萬民失仰詔令不能如初也陛下卽位之初罷逐庸回任用耆舊爾來師傅重臣諮諏疏濶任賢不能如初也陛下卽位之初聽言如流邇來事涉戚宦九卿臺諫執奏不從聽納不能如初也陛下卽位之初釐革倖位邇來戚宦之家藩邸之臣侯伯錦衣陳乞日多愼名器不能如初也陛下卽位之初姦黨巨惡下三法司鞫評邇來事非機密悉付詔獄臺諫論列而不從法司執奏而被詰法守不能如初也陛下卽位之初命科道查覈御馬監馬匹牛羊衆數會計繼因閹閥瀆奏遂寢前旨卹民不能如初也陛下卽位之初禁出左道邇來修設禱祀溷瀆

宮庭禁邪不能如初也。陛下即位之初神氣精明遐
來　聖躬遺和天顏異舊豈鼎盛之年忘在色之戒歟
此保固不能如初也有一于此足以干和况兼之乎未
可諉為適然之故而不加之意也疏入不報
進封壽寧侯鶴齡為昌國公封都督同知陳萬言為太和
伯
帝復以定策功進鶴齡為公加慶陽伯夏臣為太子太
保又以恩澤封萬言為伯其子紹祖為尚寶司丞又以
玉田伯輪之從子太清臬俱為錦衣衛千戶吳振武受
俱百戶初萬言元城諸生也以　后父授鴻臚卿尋遷
都督同知至是封伯給事中張原御史王瓚各上言鶴

齡不宜封公。萬言封伯不宜太早。 子紹祖不宜守禄。尚寶司夏臣不宜加宮保。蔣輪一門有二指揮三千戶。已爲僭賞。吳振武受不宜以戚里爪牙官錦衣乞收成命。不報。時楊廷和以十二歲考績亦加太傅。廷和不拜。

禁勲戚及閹宦家婚姻。

勑正德間太監李宣提督京儲。嘉靖初革之宣令其弟侄與戚畹連婚。夤緣中旨復以宣提督京儲。給事中孟奇上言。宣在先朝出入逆瑾門下。遣往江西勘事。得賂巨萬。還饋逆瑾珠寶八斗。駭人心目。宣府馬氏女得幸先朝。宣獻私第數區。謀督京儲。 陛下即位。幸汰黜之

人心大悅而乃謟賂戚畹要結婚姻夤緣左右復有提
督之命上累新政罪不容誅矣然其所爲豈無傚尤葢
先朝姦黨有魏彬者其弟魏英生三女一婚江彬之子
二配長寧襄城二伯張銳者其兄張明一女以適豐潤
伯之子至若錢寧之女配王駙馬之孫男廖鵬之弟以
泰寧伯爲子壻彼數大家者或其先連婚　帝室或其
先銘勳太常乃納采于荒庫之人同穴于輿臺之鬼惟
利是求曾無靦顏蔑先辱親于是爲甚　皇上中興以
來除舊布新而姦黨弟侄厮養猶潛居都城布列禁地
覬覦窺伺無所不至若謀遂成爲禍不細乞將李宣取
還朋住一切姦黨厮養盡行驅逐其勳戚之家敢有仍

故連婚者即係姦黨許臺諫官糾舉緝捕庶使巳汚之族知所愧懼而方搆之黨革心于將來矣帝曰李宣姑用督儲其姦黨弟侄厮養先年蠱惑亂政不正厥辜其家老殘南京諸監局供役弟侄厮養勿得擅入禁中其勳戚之家勿得射利與諸黨連婚違犯者重罪不貸

附錄 南京工部侍郎吳廷舉上言先年罪人以金贖刑貯工部以備修營弘治末南京戶部奏改納米補各官卒祿廪及囹圄囚食今聚戶部錢穀約足支給宜米貯常平倉備賑下刑部覆議從之

光祿少卿華湘者攝欽天監事上言堯時冬至初昏昴中日在虛七度今冬至初昏室中日在箕六度去堯未

四千年而差五十度矣自至元辛巳改曆至今歲差一分五十秒今差三度六十四分五十秒也故洪武中博士元統言我　朝曆法雖名大統實仍授時之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合行修改夫至元距洪武甲子僅一百四年迄今則二百四十三年矣年愈遠數愈盈可不修改以合天度哉乞　敕禮部延訪知曆如楊雄邵雍郭守敬者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制不報

論曰我　朝請改曆元者元統鄭善夫及湘凡三人矣大都皆剿舊說而未窺授時曆法之深也盖授時曆雖元起于至元辛巳而不以辛巳爲曆元其法以七千二百五十七萬六千爲一元一元之中平分天地人三元

谷得二千四百一十九萬二千自太一甲子至嘉靖四十三年甲子歷過五千二百九十五萬八百四十已逾天地二元矣今當人元內四百五十六萬六千八百四十後推將來每年增一前考已往每年減一是以太一甲子爲曆元而不以至元辛巳爲曆元也所謂以辛巳爲元者蓋曆家以世數遼遠難于推算故截去眞元而姑以辛巳爲始耳遂使膚識之士無所考據紛紛異辭不知曆元久減矣至于歲差之法起于子半虛六度約六十六年而退一度自堯時迄洪武甲子退過四十九度五十七分故冬至日纏箕七度七十九分正統甲子退過五十度四十一分冬至月纏箕六度九十六分

弘治甲子。退過五十一度二十四分。冬至日躔箕六度一十三分。嘉靖甲子。退過五十二度七分。冬至日躔箕五度三十分。以後每歲約退一分三十八秒四十七微步曆者隨年减去之矣。豈仍至元辛巳之舊哉。今考至元辛巳冬至。日躔箕九度二十二分一十八秒。至嘉靖初年。日躔箕五度八十五分。蓋已退過三度六十餘分矣。又將何所于改耶。自嘉靖初至今 上壬午。六十一年。又退九十三分。故今曆冬至日躔箕四度九十二分。其與至元辛巳日躔箕九度三十七分者。相去遠矣。而謂仍用至元之舊也。果何見哉。至于日食起復方位多寡分數。稍有不同。則以南北地勢不一。里差之法未之

講爾故正德甲戌日食。曰官推步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間遂至食既萬曆乙亥日食京師未甚而蘇松至晝晦則南北之地勢使然也蓋日輪大而月魄小故相掩之際自下視之南北不同每千里而差一分東西不同每千里而異數刻矣而豈曆元不精歲差未改使然哉若以爲歲差未改所致則自至元迨今已差四度五十九分以法推之則合朔之時月已去日四度五十九分矣若之何而能食耶按法月行一日十三度有奇則一時當行一度有奇而四度五十九分當行四十餘刻矣如使歲差未改則今日之度與日官所步者當差四十餘刻豈止起復方位多寡分數稍有不同而已哉若

因此而疑曆元之當改。則悞矣。然則今之司天者。亦嚴督疇人使之精深其業斯可耳。勿信異議而輕爲更張也。

逮繫廣德州判官劉宬及御史王國用于詔獄。

初宬以劾崔文出爲廣德州判官也。御史國用假以符檄使乘傳以去。又有其官顏如環者。同時出京。如環以黃袱裹裝剌事者馳白東廠芮景賢。卽奏請中旨遣官校逮繫宬。如環及國用。並下鎭撫司考訊。

九月。南畿大饑。

是歲。北畿山東河南湖廣江西。俱旱有災。而應天蘇松淮揚徽池等一十四郡。及徐滁等州爲甚。千里盡赤。李

殣載道姦盜因之蠭起南京給事中顧溱等御史吳瀚等俱以爲言欲責成守令招撫存恤下戶部議尚書孫交請蠲蘇松折兌銀兩浙鹽價蘇常粳白米滸墅關鈔課應天府鈇官皂薪贖鍰等金兼賑從之又請發太倉銀二十萬兩浙漕米九十萬石往賑災民亦從之兵部尚書金獻民上言泗州洪澤聚有盜舟爲道路梗乞命巡撫胡定屬兵驅逐從之

冬十有一月奉　孝惠皇太后主于奉慈殿

遣官告安陸廟

劉宸編戍

宸等繫獄已久所司以爰書上請　帝降旨曰劉宸編

戍，顏如環削籍。王國用謫遠方雜職。給事中劉濟上言：罪至編戍，爲民謫降遠方，亦大矣。使其情律不相應，所失固不爲小。若與律合，何不付法司明白擬議，昭示天下，而乃爲此曖昧不明之舉哉？傳示天下，必謂宸等罪不至此。陛下特爲偏曲爾。不然，何緝熱于羅織之門，鍛鍊于武夫之手，裁決于內降之旨哉？乞將宸等仍付法司擬以應坐罪罰。不報。

主事桂蕚上言大禮，并獻席書、方獻夫議草。

初，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草疏曰：禮官之議，舉朝是之，臣未敢以爲是；璁、韜之議，舉朝非之，臣未敢以爲非。昔舜繼堯統，禹繼舜統，未嘗不以瞽鯀爲父也。皇上承

統　武宗仍爲　興獻帝子別立廟祀璁韜之議未爲迂矣然舜禹雖父其父未嘗尊其父以帝之稱則禮官執奏亦未爲失但禮本人情　皇上尊爲天子而父母無尊稱于情安乎此與武王追王大王王季之心實未遠也爲今日議宜定號　皇考興獻帝立廟大內祭以天子之禮則大統正而昭穆不紊至愛篤而本支不渝矣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亦爲疏曰　陛下之繼　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　興獻之異　羣廟當稱帝而不稱宗請改　孝宗曰皇伯　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則合乎人情當于名實矣皆不果上而桂蕚者南京刑部主事也曰與張璁討論古禮其議符合至是乃上言識

者皆謂　孝宗有子不可復爲立後而舉朝　之臣未聞有所規納者盖自璁韜建議論者指爲于進故達禮之士不敢遽言其非爾臣按范純仁謂英宗親許爲仁宗子與入繼之主事體不同則宗臣之論亦自有辨

皇上果許爲　孝宗子乎其爲入繼之主明矣然則考興獻帝母　興國太后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臣久欲上請乃見席書方獻夫之疏以爲無俟臣之言者而迄今未奉　宸斷豈　皇上偶未詳覽耶抑二臣將上而中止耶臣欲再申其說併錄二疏以聞帝覽之曰此關係天理綱常仍會文武羣臣集議可否

附錄初莊奉夫人弟錦衣衛校尉邢福海奏援先朝魏振事例乞陞官職兵科叅駁及兵部抗奏俱報聞已而司禮監太監鮑忠傳　旨福海及肅奉夫人弟錦衣衛旗校顧錦俱授錦衣衛世千戶福海錦復奏乞涖官理事下兵部看詳給事中夏言等上言　陛下仁聖恭儉法祖立政湯文莫是過也詎意有此傳奉之舉以爲仁明之累國朝令典曰武職非軍功不授子孫世守率由罔愆邢福海顧錦平日不列行伍未有戰功一旦官以五品侍衛之職更令其子孫世襲甚不可也竊意邢顧二夫人昔在藩邸雖曰供奉多年積有勞勩然遭際龍飛克陳大内薦蒙封錫之榮寵渥逾涯所貴特持謙

降用保　君恩不當怙寵驕矜廣希恩澤伏望　陛下
仰遵成憲以名器爲重申飭內庭以汰傜爲戒特示裁
抑之公以防請謁之漸御史屠僑等亦上言不可不報
十二月內閣楊廷和致仕
勑御用監太監刁永請遣內臣之蘇杭織綺繡工部奏
言地方饑饉不必遣官　帝曰御服缺乏仍遣二員前
去監織因　命廷和撰敕于是給事中張原張僑曹懷
解一貫南京御史吳瀚等各上言諫止不報廷和乃抗
疏曰　皇上過聽內局所奏遣官之蘇杭督織　命臣
等撰寫敕書臣惟蘇松杭湖諸府今歲四月以後亢陽
爲害入秋以來霖雨不止災異非常正賦不辦若更令

織造。非惟逃亡。又恐激成他變。况所經過淮揚徐邳等處軍民田屋。漂沒殆盡。幼穉計斤而粥。母子痛哭墜水以死。該部議賑。公私匱乏。臣叨輔導。實切警懼。前項敕書不敢奉　詔撰寫。伏望　皇上。俯從臺諫所言。收回成命。不勝慶幸。　帝謂廷和違抗。切責之。于是廷和移疾。連疏乞休。時有從而媒孽者。遂致仕。給事中葛洪奏乞慰留。不報。

南京地震。大雷電以雪。

是月下弦。地震。雷雪連日夜不絕。至明歲元日。地復大震。南京禮部侍郎劉瑞上言。地震不于他所。而獨于南京。不于他日。而于立春元旦。凡有耳目。莫不駭愕。盖南

都天下之本而軍民又南都之本也。本安則天下安矣。謹條六事以聞。一曰多發帑藏。二曰嚴督逋負。三曰督察賑濟。四曰修祭告。五曰謹戒備。六曰端大本。帝嘉納之。

附錄　正德間。錦衣百戸王欽與其弟錦。侵負鹽價百有餘萬。嘉靖初逮繫欽錦論死。長繫臺獄。追贓待報。欽等貧緣近倖。忽出　中旨曰。王欽等贓銀。都察院禁繫二年以上。如何不行嚴追。近有　旨免死編戍矣。其勿追。給事中劉濟上言。欽等寬縱之由。臣等歸罪于權倖請託。　陛下則歸罪于該院之延緩。夫奉法不敏。致生弊端。該院之責。夫豈能辭。　陛下既以云然。何不遂奮乾

剛追究欺弊孰爲延緩孰爲請託各置之法以懾羣姦知弊而不能革自古有天下者之大患也可不戒哉不報。

時有錦衣李洪李宣者以睚眦殺人止論奪級濟復上言。國家置三法司平理庶獄必使情麗其法罪協其情而後已權姦不得以恩怨爲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爲重輕也今李洪陳宣罪至殺人奪級而巳王欽王鎭姦黨亂政編戍而巳以黃國用視洪宣以劉宬視錦欽奚啻天淵而　陛下以一律罪之其何以示天下也疏入不省。

彭澤罷以金獻民爲兵部尚書。

甲申。嘉靖三年。春。正月。丙子。五星聚營室。

初元日丙寅歲填次營室丙子。五星咸至。　辛巳日躔室初度。月食于翼。五星皆伏。而太白獨先過壁。光祿少卿樂護時司欽天監上言曰。自古五星之聚莫不有大禍大福。惟視人君德政淑慝何如耳。占書曰五星之聚是謂改易。王者有德受慶。子孫蕃昌。無德受殃。失其國家。百姓流亡。天道無親。禍福無常主。故聚房周祚以昌。聚箕齊桓用霸。漢興聚井。宋盛聚奎。是四者皆當更革之際。一福一禍。昭然在德。惟天寶聚于尾箕。而唐德弗稱。旋有祿山之亂。　皇上聖德中興。五星適聚。可不益修聖德。愛養黎元。以承大慶乎。易簡寡欲。修德之大。儉用

省財。愛民之實乞　陛下勵精而實行之。占書又曰。天下兵謀。則五星聚于營室。凡內修外攘。以銷夷狄盜賊之謀者。亦不可不加之意也。章下禮部。尚書汪俊覆言。正德間。權姦用事。蠹耗無餘。　皇上起而救之道大㪅艱。付託甚重。拯溺亨屯。求望尤切。宜任老成。斥羣小。崇敬畏。戒逸欲。以爲祈天永命之本。其他禱祀祈禳。不宜輕信以啟倖門。傷治體。至于足國裕民。必先儉約。端好尚。愼差遣。重爵賞。戒興作。假以數年。生理可復。而國用有餘矣。　帝納之。

郊不宴。

初制郊祀畢。宴諸大臣。名曰慶成。至是　帝以災歎故

不舉。修撰唐皐上言祭祀之禮。莫重于郊丘。君臣之情。必通于宴享。帝王所以報本始。而篤慈惠者。于是乎在。誠禮之不可廢者。況郊則尊祖以配天。孝之至也。宴則受釐而介福。仁之至也。一舉而仁孝之道備。此　祖宗之所詳定。而垂世守也。豈可偶因水旱例以他宴廢而不舉哉。　武宗末年。或曠而不郊。或郊而不宴。神人乖隔。災變頻仍。可近覩也。　皇上升潛。百度惟新。而臨御三年。君臣未同一日之歡。非闕典歟。伏望　皇上深惟大報之典。光昭咸備之儀。則神人咸悅。而君臣慶同遊之盛矣。不報。

命北畿河南諸府興修水田。

大理卿鄭岳上言。臣勘事陜西。道經畿內河南諸處。見大行西倚潼關。東繞懷衛。北極燕薊。其水皆東注南入于海。盧易滹沱流離潼洛衛沁洛瀝其大也。宜督居民瀕水開田。築堤防以障汎溢。鑿溝渠以通灌漑。其平疇曠土。無川澤之利者。量鑿洫澮。或爲陂塘。下通水泉之出。上收雨潦之入。每府增置通判一人。以江左諳水利者君之。督率郡邑。專理農事。則數年之後。皆爲沃壤。而水旱不足憂矣。章下戶部。侍郞王承裕覆議。從之。乃命各撫按官。會同二司。隨宜舉行。

二月。禁內外官交通藩府。

時給事中毛玉勘覈平濠功次。因言內外官不宜交通

藩府。　帝從之。命有　宗藩地方。大小官員。但交通納賄者。撫按官指實奏聞。

以太監張準提督京城九門。

司禮監太監扶安傳奉　帝旨。以內官監太監張準。提督九門。巡視城垣。兵部尚書金獻民上言。額外冗員。宜爲停止。不報。

召督賑侍郎席書。南京刑部主事桂蕚張璁。及兵部主事霍韜詣京。

初楊廷和罷。禮部尚書汪俊請曰。公去誰與主者。適主事侯廷訓據宗法爲大禮辯。遍示羣臣。俊得之。喜曰。遠斯議者當斬也。于是吏部尚書喬宇率九卿上言。必以

孝宗爲考。而後大宗爲不絶。僚以復會公侯卿佐及翰林臺諫官上言。 祖訓兄終弟及以同産言也。 皇上爲武宗親弟。自宜考 孝宗母 昭聖前後章奏惟璁萼熊浹與桂萼議同其他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部議其當從遠可知矣。 帝曰更參衆論議之給事中張翀等。三十有二人御史鄭本公等三十有一人各抗章力論以爲當從衆議。 帝怒其朋言亂政俱奪其俸修撰唐臯亦言。 陛下宜考所後以別正統隆所生以備尊稱。 帝謂臯模稜持两可亦奪其俸于是汪俊等更議于 興獻帝 興國太后。止各加一字以備尊稱不報是時楚王榮誠以儀賓沈寶疏上代府長史李錫

南京都察院經歷黃綰錦衣衛千戶聶能遷各上疏議其言與璁萼議合帝益心動乃 命取席書璁萼詣京集議時韜居里中亦並召之

命婦入覲 興國太后

時 興國太后千秋日命婦各上箋覲賀宴賚倍常

逮繫給事中鄧繼曾于詔獄

繼曾上言伏見近日中旨多戾 皇言事不考經文不會理悅邪說之諂媚則敕賜褒俞惡飾保之抗言則漸加放絀時如正德可謂極弊矣尚未有如今日之旨可駭可嘆者 陛下聰明聖敬乾乾不息何至有可駭可嘆之旨如今日哉或者左右羣小乘隙招權是故出言

無稽。一至于此若果出自　聖翰。亟宜收回勿吝改過。如左右羣小所爲。尤望速加顯戮以戒憸人。　帝大怒命遣官校逮繫鎭撫司。嚴加考訊。御史林有孚。給事中葛鳴。鄭一鵬。韓楷。各上言申救不報。已而命勿具獄。謫外任。

附錄　時南畿饑甚。人相食。巡按淮揚御史朱衣上言。人民爲饑所迫。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多相殘賊。娶婦劉氏。食四歲小兒百戶。姚臣·王堂以子鬻。母軍餘曹洪以弟殺兄。王明以子弑父。無復人理。且地震霧塞。臭彌千里。災變之來。莫此爲甚。更乞大爲賑恤。先是以席書爲戶部侍郎。督賑江淮。發帑截漕賑之。至是以衣言。復發帑

金十五萬兩分賑淮鳳二府州縣是時四方俱歎盜賊蜂
起閩廣青齊豫楚之間所在成羣而廬鳳爲甚泗州洪
澤嘯聚衆千人江洋出没尤多盜艘給事中張原疏奏
乞遣官督剿從之仍特敕撡江都御史伍文定防禦擒
捕
逮繫試御史朱瀾馬明衡陳逅季本員外郎林惟聰于詔
獄
是月晦日 昭聖皇太后聖旦先期有 旨命婦免入
朝賀朱瀾上言 皇上孝事 兩宫常如一日兹者
朝賀之儀在 興國太后既以舉行 昭聖誕辰乃聞
報罷事體不類禮數頓殊傳布之間關係不小 昭聖

手携神器。親授吾　皇母子之恩。天日在照。陛下之所以事　母后者。宜何如哉。臣謂今日之禮。在　母后雖云固辭。在　陛下猶宜敦請。加意舉行。以安　太后之心。以全天子之孝可也。馬明衡亦上言。暫免　朝賀。在尋常固可。然當儀禮紛更之時。正人心匆惶之際。忽傳報罷。安得無疑。故竊謂此意若出自　太后。其間必有因事拂抑之懷。往時存沒之感。若出自　聖意。則母子至情。有隆無已。豈可以聖旦嘉節。而輟此盛禮哉。疏入。　帝怒曰。命婦免賀。本奉　皇太后懿旨。孝養兩宮。朕豈敢間越。朱淛馬明衡不諳事體。逮赴鎭撫司嚴刑鞫問。侍郎何孟春論救。不報。已而陳逅季本刑部員外

郎林惟聰各抗言馬明衡朱淛不知　太皇懿旨輒有論列可謂狂且誣矣然原其本心則以爲議禮之初太后輒不受朝人將謂　陛下之心有所偏主而姦讒之流或從而乘間獻媚以僥富貴其禍有不可言爾狂瞽之言無足深罪今乃下之詔獄加以嚴刑天下聞之將謂　陛下以宮闈之故罪及言官本生正統之義不能無所軒輊而忠臣義士且將杜口結舌不敢復議天下事矣帝怒其煩擾亦併逮繫考訊之大理卿鄭岳論救不報

附錄營龍虎殿守顯靈宮以奉玄武御史張日韜奏乞停止不報

三月。丙寅奉 興獻帝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 興國
太后爲本生母。章聖皇太后。
初 帝召璁等。都御史吳廷舉恐璁至不變初說請敕
諸生及南京大臣耆德舊臣各陳所見以備采擇璁蕚
乃復上疏。申明統嗣之辨璁且曰今之加稱不在皇與
不皇實在考與不考。若徒爭一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此
塞今日之議臣恐天下知義禮者。仍必議之不已也。
帝嘉納之是日 帝御平臺召晃紀宏諭加尊號及議
建室晃對曰臣等願 陛下爲堯舜。不願爲漢哀帝。
帝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晃等不能對時黃綰亦復
上言。申璁蕚之說。 帝心愈動乃命輔臣草詔加上尊

號給事中張翀等御史朱實昌等交章力諫。帝切責之。三月丙寅遂敕禮部曰。聖母　昭聖慈壽皇太后特加尊號爲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又　敕曰本生父興獻帝。本生母　興國太后。今加稱爲　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　本生母章聖皇太后。又曰朕本生父母。已有尊稱。仍于奉先殿側。別立一室。盡朕追慕之情。禮部尚書汪俊等極諫不報。

汪俊罷。

俊諫立別室不聽。乃乞休。　帝曰。爾職司邦禮。違背正典。肆慢朕躬。即致仕去。

復召桂萼張璁詣京。以席書爲禮部尚書。

先是戶部侍郎胡瓚等上言大禮已定席書督賑江淮
實關民命不必徵取來京　帝從之倂止璁等勿來時
璁萼已抵鳳陽矣見邸報　救加尊號乃復上疏極論
兩考之非且曰臣知本生二字決非　皇上之心所自
裁定也必出禮官之陰術　皇上不察以爲親之之辭
爾不知禮官正以此二字爲外之之辭也必亟去二字
繼統之義始明而人心信從矣疏入　帝命復召來京
蔣冕言于帝前曰二人若來必撲殺之　帝不問而遣
人趣使速來遂降　中旨以書爲禮部尚書給事中安
磐等上言大禮之失自霍韜張璁欲考本生而邪說始
起自桂萼進席書方獻夫之論而邪說益張乞寢書新

命治萼等奸罪張漢卿等亦上言書督賑乖方煮粥誤民致災餓莩數萬宜正國法以快人心南京給事中黃仁山等亦上言書巧詐邪佞私蓄議藁而不自進陰託桂萼代奏干寵而璁萼每造書所必在暮夜其為陰類憸人無疑矣乞加罷斥仍復汪俊南道御史田麟等亦上言汪俊席書邪正相反進退失宜且 祖制上卿俱推舉簡用今何取于書而出自內降耶乞同璁萼併黜以避賢路俱不報

夏四月魯迷貢獅子

巡撫甘肅都御史陳九疇奏言魯迷王遣人貢獅子西牛西犬西馬及河骨刺馬駝珊瑚珠玉等物下禮部覆

議奏獅子等物係非常貢帝曰既非常貢該地方應否起送爾部內仍同兵部會議奏聞給事中鄭一鵬上言西旅貢獒召公作戒越裳獻雉周公爲辭下逮漢唐猶有却千里馬如文帝不受林邑珠如太宗書之史冊足爲美談今魯迷所貢諸物 陛下所必屏而不溺者顧肯輕受爲 聖德累耶又聞洪武初內使奏增虎肉 太祖曰養虎何爲而肉以飼之命以虎送光祿他禽悉縱令 乾明門諸處禽獸尚多皆仰給大官日費豆秫以歲計之亦且不貲而魯迷復有此獻獅牛諸物俱非土性所宜受之徒靡國用却之有光 聖猷乞 敕該部行鎭巡官就彼量賞遣回其獅牛等物一切勿受庶

遠夷知　朝廷有不寶遠物之德而潜消窺伺之言矣其　乾明門畜獸通行縱放則皇猷益光聖德愈隆章下禮部併詳已而議上竟來京受之

逮繫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于詔獄

先是禮部侍郎吳一鵬等會侯伯卿貳翰林臺省諸官力言建室之非且曰臣等遵　祖訓本禮經守師丹程頤之論以悟　聖心姑停建室仍廟安陸歲時遣官奉祭俟異日　皇子衆多襲封　興王世世承享　帝曰朕承天命祗奉　宗祀孝養　聖母豈敢違逆　本生聖母躬親侍養　本生皇考荒寢陵園遠在安陸卿等安乎今符同執奏敗父子之倫傷君臣之義欺朕冲年

甚失綱常。其奉先殿西室。亟行修飾。盡朕歲時急切之

情。于是呂柟上言。臣嘗論奏建室。未蒙即從。是臣不能

如張純之動主也。 獻皇帝封國忍沒其名。且有二統

之嫌。臣嘗請行宗法。反不如冷褒段猶輩之能行也。守

益亦上言。 陛下徇情以爲孝。羣臣順令以爲忠。此而

不已則 陛下獨斷于上。而不顧萬世之公論。羣臣依

阿于下。以苟一時之富貴。殆非 國家之福也。昔曾元

憚于易簀。曾子以爲細人之愛。魯受天子之禮樂。祀周

公。孔子傷之。今以非禮祀 獻皇帝。 陛下安乎。 帝

大怒。俱逮赴鎮撫司考訊。給事中張翀。董僑等。御史張

鵬翰等。交章論救。不報。已而獄具。謫柟解州。守益廣德

州各判官。

附錄鎮守湖廣太監李景儒侵奪府藏需求供億。武昌一府歲取金四千餘两。又倡貢鮮之端。爲患地方。知府其上言景儒供億之病民者十。貢鮮之病民者六。乞比太祖却人參香米葡萄酒之意罷之。不報

已酉上　聖母昭聖皇太后册寶。庚戌上　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册寶。

初　命內閣擬撰册文。　帝遣司禮官傳諭。欲于　昭聖册內稱嗣皇帝。　獻皇帝册內稱孝長子。　章聖册內加稱聖母。自稱長子。蔣冕等力言不可。仍以原文封進。　帝覽之。御批　獻皇帝册內加一孝字。　章聖册

內欲去本生母三字冕等復上言此字惟　宗廟祝文用之今稱長子已盡孝情又加此字有干正統且本生母三字係　敕諭擬定亦難輕去仍封還御批乃依原文止稱長子　章聖册內加一聖字至是分日各上册寶明日　帝御奉天殿受賀布詔天下　詔曰朕恭膺天命嗣承　皇兄武宗毅皇帝大統祗奉　宗祀惟我皇考孝宗敬皇帝神謨聖政是繼是行仰惟　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擁翊之功莫罄名言本生父母　興獻帝　興國太后鞠育之恩罔殫報稱尊稱未極恒用歉然恭奉册寶加上　聖母尊號曰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　興國太后曰　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義專隆

于正統禮兼盡夫至情是時張璁至東昌伏讀　詔書歎曰執政忍爲此欺乎兩考並稱綱常尤紊不可但已也

蔣冕罷

初建室議起冕上言　皇上既受命于　武宗即嗣　武宗後以奉　宗廟今欲爲本生父立廟將置　孝宗　武宗于何地乎願　賜罷歸　帝曰朕方倚任共圖治理建室禮儀朕自裁定之既而冕復上言　皇上恭謁　仁壽宮加上尊號　聖母昭聖皇太后遽有懿旨免命婦入賀其故非臣等所知然　命書爲禮部尚書璁萼復取來京　聖意所向中外不能無疑恐　聖母聞之

亦或不能無疑也宜追寢前命不報冕遂移疾乞去

帝從之御史王泮等疏留不報

五月以 奉先殿西室爲觀德殿

欲安 獻皇帝主也禮部侍郎吳一鵬朱希周郎中江

必東員外郎翁磐主事彭黯等上言 獻皇帝主安安

陸廟中神靈攸依 奉先殿西室宜設神位以便時享

如 奉慈殿之儀不報

丁丑遣官之安陸改題 獻皇帝主迎如京師

遣司禮監太監賴義侯崔元侍郎吳一鵬之安陸改題

神主奉上册寶尊號曰 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迎如

京師一鵬等復上言歷考前代無自寢園迎入 大内

者況安陸乃啟封之地。獻皇帝神主不宜輕動。惟永祀安陸則本生之情盡而正統之義得矣。不報。

附錄 巡按四川御史范永鑾上言。劉菃當逆瑾竊柄首倡讒論言獨剴切。後日之禍。悉如其言。當時被杖幾死。瑾復檄郡中。責穀三百石輓輸大同。生產殆盡。而御史潘鵬又承瑾意。誣菃以貪。削籍爲民。良可痛恨。嘉靖初屢起爲知府按察司副使。皆不之官而卒。宜加優䘏以旌遺忠。帝從之。爲賜祭葬。復其家。

鴻臚寺少卿胡侍謫補外。

先是霍韜將赴召。復上言力辨二父兩統之失。而席書在鳳陽亦上大禮考議。言諸臣講學不明。固執私意

且曰斯禮也廷臣考舊自有知者不敢犯衆而璁萼等感激不平力犯羣議舉朝疾之如讎仇然甚可畏也臣途窮矣尚言此者 九廟神靈使之言耳及璁萼至京復同上疏條七事極論兩考之非俱留中不下侍乃上言 祖訓兄終弟及蓋嚴嫡庶防覬覦爾胷嬰齊不受命歸父漢病已不受命昭帝何以受命爲哉唐睿宗不當兄中宗宋太宗不當兄藝祖以其爲君也不當稱兄則不當稱伯明矣 帝怒其狂率出侍爲潞州判官

六月以吏部尚書兼學士掌詹事府石珤爲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

初蔣冕罷進毛紀費宏並爲吏部尚書兼職如故至是

乃命石珤入閣共參機務。

以桂蕚張璁爲翰林學士。方獻夫爲侍講學士。

初蕚等來京。臺諫官交章攻擊。以爲當與席書並正其罪。不報。旣而至京。言者益亟。章十餘上。俱報聞。璁蕚上言。望 皇上親臨便殿。集執政禮官面議。許臣各執証據典籍。以折再詔之誤。兩考之非。疏入留中。給事中張翀。取羣臣彈章。奏發刑部。令擬璁等罪罰。尚書趙鑑私語翀曰。若得俞旨。便撲殺之。 帝廉知之。遂降中旨。命璁等爲學士。切責翀鑑罪之。

喬宇罷。以楊旦爲吏部尚書。

初張璁桂蕚方獻夫各上疏辭學士命。 帝曰。爾蕚忠

諒。宜簡在翰林。以成朕納賢之治。孚乃上言。萼等偏執異說。搖動人心。言官論列。殆無虛日。顧俱承翰苑之命。有玷清班。願賜罷黜。　帝怒。切責之。孚遂求去。從之。乃召南京吏部楊旦。入掌吏部。未任亦致仕。

逮繫御史段續陳相于詔獄。

先是修撰楊愼。率同官姚淶編修許成名崔桐等。檢討鄒守益金皐等。上言。臣等所執者。程頤朱熹之緒。萼等所言。冷褒段猶之餘也。學術不同。議論亦異。可能強顏詭隨。和光自媚乎。乞賜罷黜。　帝怒。俱奪俸。給事中李學曾等。御史吉棠等。亦上言。萼等曲學偏見。違背正統。不加之罪。幸矣。顧隆之清秩。未免爲　聖德累也。　帝切

責之。段續陳相復各上言蕚等假議禮之名。為干進之術。陛下不察。加以清秩名器之濫。莫此為甚。以君人而受若職。臣恐鼫鼠之厲作。而負乘之寇至矣。帝謂排妬忠賢。逮繫鎮撫司獄。名外補之。已而南京尚書楊旦。顏頤壽。沈冬魁。李克嗣。崔文奎。及侍郎陳鳳梧等。都御史鄒文盛。伍文定等。復以為言。俱切責之。

逮繫員外郎薛蕙于詔獄。

蕙著為人後解。以駁璁蕚之議。其略曰。禮立後者重大宗也。適子不為後。重小宗也。為人後者為之子。言雖出公羊。實與儀禮相表裏。既為之子。則當稱父矣。而可仍曰伯叔父乎。帝覽之怒。逮繫詔獄。已而釋之。

逮繫按察司副使劉秉鑑順德府知府羅玉詰京考訊。

太監賴義奉迎　恭穆獻皇帝神主至順德。兵備副使劉秉鑑。倉卒不及迎候。及　神主入城。奉于都察院行署。又不改飾爲行殿狀。義奏之。逮繫秉鑑及玉詰京考訊。

秋七月改稱本生聖母　章聖皇太后爲聖母。

璁萼既拜新命。復上言。今日典禮。是非同異。願與禮官論辨明晰。恐其無徵不信也。謹列十三事以上。一曰三代以前。無立後之禮。二曰祖訓亦無立後。三曰孔子射于矍圃。斥爲人後者。四曰　武宗遺詔。不言繼嗣。五曰禮輕本生　父母。六曰　祖訓侄稱天子爲伯叔父。七

曰漢宣帝光武俱爲其父立皇考廟八日朱熹嘗論定
陶事爲壞禮九日古者遷國載主十日 祖訓皇后治
內外事無得干預十一日 皇上失行 壽安皇太后
三年喪十二日新頒 詔令決宜重改十三日臺諫連
名上疏勢有所迫皆條列禮官欺妄之罪疏入留中何
孟春爲論條辨 帝切責之璁蕚復辭職不許乃就官
帝采其議屢遣司禮監官至閣 諭紀等去冊文本生
字紀等力言不可亡何 帝御平臺召紀宏瑆責之曰
此禮當速改爾輩事君不忠如何以禮待爾又曰爾輩
無君欲使朕亦無父乎紀等惶怖而退至是 召百官
至左順門勅曰 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今更定尊號

曰 聖母章聖皇太后後四日恭上册寶何孟春退草疏違且語禮部侍郎朱希周曰此禮復更禮官尤當爭之于是希周率郎中余才汪必東等上言 皇上考孝宗母 昭聖已越三年今更定之 詔忽從中出則明詔爲虛文不足取信于天下後世祭告爲煩瀆不能感孚于天地 宗社矣况本生二字初無貶辭去之則于 昭聖無別矣 昭聖之心萬一不安 皇上之心安乎孟春與尚書秦金等九卿諸臣及學士豐熙等諸翰林與寺部臺諫諸官各上言力爭本生二字不宜削去章十三上俱留中不報

戊寅羣臣伏哭左順門逮繫豐熙馬理等百有四十二人

下詔獄。

時帝罷朝齋居文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倡言曰。諸疏留中。必改孝宗爲伯考矣。何孟春曰。憲宗朝。尚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爭慈懿皇太后葬禮。憲宗從之。此國朝故事也。楊愼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王元正張翀等遂遮留羣臣于金水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不力爭者共擊之。于是何孟春金獻民徐文華秦金趙鑑趙璜俞琳朱希周賈詠豐熙張璧舒芬楊維聰姚淶王思毛玉曹懷鄭一鵬馬理党以平余才丁汝夔季春芳鄭曉王國光毋德純等。二百二十餘人。俱赴左順門跪伏。有大呼高皇

帝　孝宗皇帝者。帝聞之。命司禮監諭退。不去。朱希周復詣內閣。要毛紀費宏石珤同跪左順門上言。宗廟之禮至大至重而本生二字爲要。陛下上承天命以臨九有。所恃者人心爾。若不從人何以爲治。帝復遣司禮官諭曰。獻皇帝神主將至。册文祝文俱撰定矣。爾輩姑退。羣臣仍伏不起。自辰迨午。帝怒命司禮監官。錄諸姓名收繫爲首者。于是收豐熙張翀余翺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毋德純八人。下詔獄。楊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羣臣皆哭。聲震大內。帝大怒。命繫馬理等一百三十有四人。俱下詔獄。何孟春金獻民等八十六人。姑令待罪。

己卯。上　聖母尊聖皇太后册寶。
庚辰。諭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翀御史余翺吏部郎中余寬
戶部郎中黃待顯兵部郎中陶滋刑部郎中相世芳大理
寺寺正毋德純等。俱戍邊。杖羣臣于闕廷。編修王相王思
給事中裴紹宗毛玉御史胡瓊張日韜郎中楊淮員外郎
張㴶申良主事臧應奎仵瑜余禎安璽殷承叙等。俱卒。
初逮繫時。羣臣有避匿者。悉追繫之。併待罪者。總二百
有二十人。錦衣衛以在繫官上請。　帝曰。何孟春等入
禁聚哭。藐朕冲年。為首者編發戍邊。其餘四品以上者
俱奪俸。五品以下者杖之。于是編修王相等一百八十
餘人。各杖有差。王相與王思等十有七人。俱病創先後

卒。

甲申。恭穆獻皇帝主至自安陸奉于觀德殿奉爲 皇考

獻皇帝神主至。帝迎于闕内。奉謁 奉先奉慈二殿已乃奉于觀德殿上冊寶尊號曰 皇考恭穆獻皇帝。不復言本生矣是日復趣席書來京。

乙酉。大同戍卒殺叅將賈鑑。

初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于大同城北九十里建築五堡徙鎮卒二千五百家戍之堡五百人諸卒慮虜嘯即必不願徙訴于文錦不聽趣之行叅將賈鑑望風峻法白其不用命伍長箠之且置之理諸卒遂變有郭鑑柳

忠者倡亂殺鑑裂其屍黨聚塞下保焦山自守。

復以僉事陳洸爲給事中。

洸先爲給事中言事忤旨出爲按察司僉事至是上言曰陛下察幾致決毅然去本生二字有人心者咸謂始全父子之恩無不感泣若不布詔天下猶爲未明更乞罷喬宇夏良勝以息邪說復史道于桂曹嘉以作正氣。漸悅復以洸爲給事中

復逮繫修撰楊愼編修王元正給事中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御史王時柯于詔獄復杖之張原卒謫楊愼王元正劉濟戍邊。

帝怒愼等不已復命逮繫責之曰楊愼王元正劉濟倡

卒喧譁。震驚廷闕。其加杖編戍。安磐等俱加杖削籍。張原死杖下。

調吏部侍郎何孟春于南京工部。毛紀罷。

帝怒何孟春。調南京工部。復詰責紀等不已。紀因求解職。帝曰。爾因辭奏諫。歸咎朕躬。豈大臣忠愛之道。罷之。

大同叛卒。殺巡撫都御史張文錦。

文錦恐郭鑑等北與虜連。招使入城。旣入。即索首謀者郭鑑柳忠。遂脅諸卒。焚府門劫獄因。又焚都察院門。譟譁突城中大震。文錦倉皇踰垣。匿博野王所。諸卒突入宮觧。略其家。復脅博野出文錦。殺之。亦裂其屍。乃發

府庫兵盡甲而馳欲殺鎮守內臣不果又欲殺總兵官江桓桓走免略其家乃出逮繫故總兵朱振于獄脅令主之振不能止與約三事曰勿犯　宗藩勿略帑庾勿縱火肆殺從我則可諸卒曰諾振乃戢衆稍就約束已而脅鎮巡官代奏乞宥時月之二十有七日也

附錄南寧伯毛良上言廷和要定策功沮撓大禮使陛下失天倫之正廢追崇之典其罪甚矣千戶聶能遷百戶陳紀教諭王价錄事錢子威各論奏議禮差謬更正得宜俱留中不報

八月以吏部侍郎賈詠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

代王出居宣府。

先是　廷議遣兵部侍郎李昆齎敕赦諸叛卒以太監武忠代王某鎮守以都督桂勇為總兵以按察使蔡天祐為僉都御史巡撫其地戢之諸叛卒雖勉聽朱振約束猶肆刼掠不用振命振箠殺二十餘人竟不能制及天祐至會武忠桂勇及振集諸叛卒諭以　朝廷恩威反覆開諭諸卒頓首謝暫為解散然皆恐不安又姦盜多乘隙誘諸卒刼掠居民桂勇督兵分捕箠死五十餘人復笞鑑忠等釋之以安衆心衆稍定亡何有別鎮叅將李賢者率兵赴陝西道出大同其衆掠民禾畜居民詈之衆詬曰爾大同謀叛。　朝廷命吾將盡剿之而尚

各不啻為卯于是轉相告言有洗城之說又有妄傳京營諸鎮兵已駐近地者諸叛卒益懼而戶部進士李枝者乾餉適至鎮衆益懼謂有密旨遂夜集數百人排枝闥問故枝出公移門隙中示之始信而衆既夜聚不能散乃詣大同知縣王文昌會勸鎮巡官嚴馭諸卒遂往圍之文昌匿走得不死衆乃縱火焚燒居民數百家亂復大作明日逼脅　代王索金帛　王曲應之衆始解散王懼微服率子弟潛出居于宣府天祐等諭撫不定復以狀聞

土魯番寇甘州

速壇滿速兒與其將牙木蘭火者他只丁率衆寇甘州

都御史陳九疇厲衆出擊。滿速兒走肅州。九疇閉道抵肅州。内外合擊。大破之。殺其將火者他只丁。番衆遁去路遇。亦不剌兵。復邀擊之。大創而歸。

崔銑罷。

時席書至京。以孝宗考名未正。悉發諸議留中者。命禮部集議。鄭岳徐文華仍力言孝宗祝享。昭聖冊寶。尊奉已久。不宜輕改。帝切責之。胡世寧時居憂里中。亦上言大禮之議。惟在聖心獨斷。早定而已。或謂陛下當考孝宗。使獻皇帝承統。亦將考孝宗乎。或謂獻皇帝不得追崇。顧不得比武王之追王太季乎。或謂宜系興國于帝后之上。隆新典而仍舊

號可乎。或謂宜立廟安陸。　獻皇帝生　陛下一人而別廟于外藩可乎。　帝嘉之。祭酒崔銑上言。　陛下求備禮于本生。至孝也。然嘗詳稽禮義。大順人情。夫絕世者人之大痛也。先王本其氣之所來。故取同宗者爲後。若夫　帝統必以長。一統序也。繼絕必以弟。防立後也。陛下爲弟。而長以倫序則考　孝宗。是故必降于所生。斯謂之後。若于所後等。猶弗後也。　陛下無輕正統無拂羣情無恃威可作。無謂巳可縱。則今日之忠邪辨矣。

帝怒奪其官。

九月改稱　孝宗敬皇帝爲皇伯考。　昭聖皇太后爲皇伯母。

初集議時汪偉鄭岳徐文華等猶與璁等力辯可否武定侯郭勛遽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璁等言當書曰人臣事君當將順其美于是書萼璁及獻夫會公鶴齡侯勛仇鸞等六十有四人上言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孝宗有武宗爲嗣未嘗更立皇上古天子無大宗小宗無所生所後禮經所載爲人後之說乃大夫與士之禮也夫人無二本孝宗伯也宜稱曰皇伯考昭聖伯母也宜稱曰皇伯母允合天理之正深即人心之安夫統大倫兩有歸矣獻皇帝主別立禰室不入太廟尊尊親親兩不悖矣議上從之乃改稱孝宗爲皇伯考昭聖爲皇伯母祭告天地宗廟布

詔天下詔曰人君爲治必本于孝道聖人論政必先于正名孝在篤于親而名貴循其實朕本　憲宗純皇帝之孫　孝宗敬皇帝之侄　恭穆獻皇帝之子　皇兄武宗毅皇帝上賓之日仰遵　祖訓遺詔命朕嗣皇帝位受天明命于茲三年矣尊稱大禮屢命廷臣集議輒引漢定陶王宋濮王爲據至再至三其論未定朕心靡寧盖漢宋二帝嘗爲立子朕則入奉　宗祧與爲人後者不同是豈徒禮官之失亦朕冲年未能決擇之咎朕祗承九廟　尊養　二宮正統大義未嘗有間惟　恭穆獻皇帝　章聖皇太后朕之父母也劬勞之恩昊天罔極雖位號已隆而名稱未正因心之孝每用歉然今

告于　天地　宗廟社稷稱　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
昭聖皇太后曰皇伯母。恭穆獻皇帝曰皇考。章聖
皇太后曰聖母。各正厥名。揆之倫序。允協無背。猶慮天
下臣民。未能知悉。特茲詔諭。以申朕拳拳孝養之誠。乃
閣臣宏等所草也。
潞盜陳卿據青羊山以叛。
卿初爲　瀋府長史司吏。棄之。嘯聚千餘人。據青羊山
叛。流劫潞州諸縣。及河南懷慶地方。官兵不能制。
以侍郎胡瓚都督魯綱帥師討大同叛卒。
天祐奏至。　廷議遣戶部侍郎胡瓚督兵。魯綱總兵。往
討之。　勅誅首惡。脅從不問。

議遷　顯陵。

初　帝名安陸松林山陵爲　顯陵北七陵焉及大禮既定百戶隨全等請改遷　顯陵下工部議尚書趙璜侍郎童瑞陳雍等上言。　顯陵爲　先皇帝體魄所安不可輕犯山川靈秀所萃不可輕泄。　國家根本所在不可輕動。　太祖不遷　皇陵。　太宗不遷　孝陵願以爲法。　帝命禮部會多官集議尚書席書侍郎朱希周李時等會公侯九卿翰林臺諫諸臣上言臣等伏聞顯陵勢如伏鳳氣結盤龍此實山川之勝。　帝王之幽宅也隨全等乃肆妄議乞治其罪。　帝曰。　先陵遠在安陸朕瞻仰哀切。其再議之書與璁萼等復上言。臣等

感　陛下哀慕之誠仰　聖人孝思之至但舉大事當
順人心今多官皆曰　帝魄不可輕動地靈不可輕泄
人心如此可不信從一時或誤千載難追臣等不敢不
盡言。帝乃罷議。命　顯陵祭如　七陵。
以兵部尚書金獻民都督杭雄帥師討土魯番
初河西守臣聞番寇大舉愁九疇不能却敵遂上言河
西危急狀乞大發兵援之。廷議請以本兵大臣親出
督師乃命獻民及雄徵沿邊鎮兵往討焉比獻民至蘭
州而寇已出嘉峪矣乃用九疇策請還發諸夷使置之
嶺南閉關絶貢以靖西陲從之九疇以大捷聞言速壇
滿速兒中流矢死矣。朝廷信之賞賚有差巡按御史

王官上言獻民總制不如彭澤因薦故巡撫馬昊故侍郎馮清僉事王百之不報

冬十月起廖紀爲吏部尚書紀先以南兵部致仕至是起用

十有一月復以閻閎史道于桂爲給事中曹嘉爲御史給事中陳洸請復閻閎等原官帝從之閎等俱辭下吏部覆議仍以于桂爲知府史道閻閎爲僉事嘉復原職

逮繫浙江布政使馬卿及杭州府知府查仲道等詣京考訊

初太監吴勲少監王士聰以敕命監織杭州怙寵驕

悍縱其舍中兒厮餋諸役摧剥工匠恫喝郡縣無所顧忌布政使馬卿憤瀆稍鈐束之不能制而絲縧工頴悉杭州府帑金給之有所關發其舍中兒厮餋輒索奚金什之二三知府查仲道輒白卿有所禁沮勲滋不悅又以往復儀節日與卿相搆詣卿不爲遜勲遂奏卿等違抗　明旨稽誤工作　帝大怒　命逮繫卿等詣京考訊

逮繫御史任洛易州兵備副使任忠于詔獄

洛爲京民陳彥章所訐忠呈白洛寃罪人俱逮繫詔獄時又有光祿卿樂護華湘者爲屬官馬能所訐亦送法司鞫理竟降中旨奪級外補之

胡瓚督綱帥師次陽和堡。

瓚督兵已出居庸。而巡按宣大御史王官上言。瓚等督兵聲討。人心動搖。恐諸叛卒爲謀益堅。不若出其不意擒之。乞諭瓚等寢兵。密敕臣等選宣府精銳潛約大同巡兵。內外合擊。必能擒㓕。不効則置臣于理。然後命瓚發兵。爲討未晚。章下兵部。左侍郎李昆覆言。官策良是。第師已出關。勢難中止。宜令瓚駐兵宣府。督大同鎮巡官討擒首謀。若罪人斯得。即奏班師。仍有他變。督師進討。更命王官協同贊決。兼核功罪。從之。

盜殺山海關主事王冕。

妖人李伯川、沈雄等詭稱商販入關。殺戍守關主事王

冕事聞兵部奏行薊遼巡撫劉澤張璉緝捕盜賊嚴禁白蓮左道已而御史劉翀請贈冕官以勵臣節　帝從之

大同叛卒執總兵官桂勇

瓚至陽和密檄桂勇督城中兵擒捕首謀者羽檄日數下城中大懼諸卒訴天祐求全天祐曰惟誅首謀耳餘固不問也爾輩勿助惡即免矣衆懼稍釋桂勇遂率諸將擒郭鑑柳忠等十一人斬之鑑父郭疤子忿怒復倡亂糾叛卒胡雄黃臣徐氊兒等煽惑諸卒盡甲而馳分閉諸城門喧阸不已迨夜圍勇第破之掠其貲殺其廝養卒數人盡磔其屍生啖之遂執勇幽于葉總兵第欲

巒焉。天祐聞變。約武忠亟馳至。反覆諭曉。勇得不遇害
諸卒羅訴天祐。求止兵。天祐曰。若等實自作孽。奈何能
擒獻首惡。兵猶可及止也。諸卒乃擒徐氈兒等四人以
獻。天祐斬之。郭疤子暨諸首惡竟跳匿。瓚聞之。欲提兵
而西。天祐函鑑等首送瓚。處城中士人數十輩。亦詣瓚
請緩師。不聽。天祐乃上言乞班師。復遺書瓚。謂首惡既
誅。餘黨遊釜魚耳。固易制也。瓚乃止。
大同縣庫胥殺知縣王文昌。
庫胥許奈侵牟庫金數千兩。慮覺抵罪。乃乘亂縱火焚
燬縣署。文昌聞變。倉皇自殺。
十有二月。謫評事韋商臣補外職

商臣上言臣自今年七月授官以來見以大禮伏闕觸犯　聖怒大臣改任者何孟春一人編成者學士豐熙等八人決杖死者編修王思等十有七人以忤使臣而逮繫者副使劉秉鑑知府羅玉等若而人以織造抗使臣逮繫者布政使馬卿知府查仲道等若而人以失儀下獄者御史葉奇主事蔡乾等五人以京堂官爲所屬訐奏下獄者御史任洛副使任忠等二人此皆　國家大獄上干天象下駭民俗所關甚鉅者也臣不敢愛死妄以爲伏闕諸臣狂直之罪固有之矣然而當宥者有三以迎送織造逮繫諸臣踈戇之罪容有之矣然其當宥者有四失儀者非敬之不至乃其敬之過甚所致足

過也非故也宥過者無大小被訐者不足惜所惜者
朝廷之大體㢘遠地則堂高臣開之道路凡此皆非
陛下之本意或有左右其間耳望　陛下大奮明斷將
諸臣錄復其官及其子孫庶不失欽恤之意爾帝怒
外補之

胡瓚曾綱自陽和堡班師
初巡撫宣府都御史張縉叅謀郎中趙錦各揭報桂勇
擒斬首惡十餘人兵備以請帝曰須擒勦盡絕提督
官奏報裁處及天祐疏至帝從之乃命瓚等班師
瓚上言叛賊就擒人心安定宜加恩大臣臺諫諸臣以
旌勞勩御史蕭一中給事中鄭一鵬各上言大同搆亂

廟堂之上。一籌莫畫。大臣臺諫何功可錄。且宣府巡撫張縉巡按王官山西巡撫劉麟俱未有聲援之助。何可加恩而璘討叛無功。逆黨未盡乃師不臨城而歸。欲冒功賞欺罔甚矣乞治璘罪。別遣大臣督兵進討。不報。仍赦天祐再擒餘黨勿問脅從。

代王還大同。

時亂已稍定 帝諭 代王還國。 王乃復入大同。

乙酉嘉靖四年。春。正月。起楊一清爲兵部尚書。提督陝西軍務。

一清正德間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嘉靖初。吏部尚書喬宇舉一清總制陝西。有

命需用。不必煩以邊事。及有磨勘字及之乃止至是給事中鄭自璧請取金獻民還京。乃起一清代獻民。一清馳至陝西道洛陽造故大學士劉健。于是健年九十三矣辭以疾不見。一清欵伺久之。健冐羢幘袒裼出。曰應寧而嘗入相矣復出將乎。一清曰承乏爾。健出既茗飲之。他無一語。

命織幣諸郡改貢幣金。

寧波府知府楊最上言。本郡僻處海隅。紵綺薄惡。每歲所貢皆市自杭嘉克之。乞改貢料值供用。下工部復議從之。乃 命今歲諸郡歲織諸幣。已具者貢幣。未具者貢金。

虜殺冀北道僉事田実。總督侍郎胡璜檄実整備渾源應朔諸州軍餉道遇虜
寇殺之。御史劉翀請贈官。從之。

附錄 戶部尚書秦金上言。曰者淮揚饑饉。人民相食。
陛下軫念元元。遣官分賑至於發帑金截漕米。益以鹽
值勸分。恵至渥也。而侍郎席書。都御史胡錠。荷承重寄。
區畫多方。第以委任失人。關防欠密。流離死亡之禍。反
多于未賑之前。侵牟冒濫之姦。乃見于既賑之後。言官
論列。不為無憑。二臣罪責。殆亦難逭。但思救荒本無奇
策。知人又自古所難者。宜錄其勤勞。矜其過誤可也。從
之。

以胡世寧爲兵部侍郎。

世寧先以吏部侍郎丁艱去位憂中獻大禮議其言與張桂合。帝嘉之服闋復上言臣衰病不能赴闕先陳治道急務以效愚忠曾子有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病日急恐一朝溘死是以盡言至此惟陛下憐之其中有曰內臣不無姦佞然亦有忠勤體國者惟時察而愼檢之則可無前代之禍數年以前內臣鎭守剝民膏血致多災變自陛下臨馭以來鎭守無剝削者而江淮以南赤地千里父子相食無乃臣等文職營私所致令藩臬守令皆不得行其職惟承命于巡按一人而耳目有限將若之何此民之所以死亡枕藉莫之能卹也

又曰言官不可不擇宜　敕吏部選內外郎官忠直公慎識治體者爲之又曰席書以達禮受知擢居禮部或相驚訝此因材而受秩何嫌之有。　帝嘉納之起爲兵部侍郎御史曹弘劾世寧姦譎導諛大負平生乞　賜罷斥不報世寧至京復上講議三章乞留中省覽其一大學衍義章辭繹容賢嫉賢之利病而極言仁君逐惡之嚴以致意于　帝其二尚書惟辟作福章甚言大臣擅威福之患在　英君必察而討其罪且曰我　太祖獨秉全智革去丞相以爲子孫萬世之法。　太宗簡用儒臣咨訪政治不驟加以極品不拘內外新舊執事。仁宗　宣宗間選尚書夏原吉等商確擬旨亦絕無偏

重之數。英宗選用重臣必召吏部而商可否。憲宗始令吏部會推材望。孝宗簡用下位不用崇職俱稱得人今內閣曰隆羣臣尊仰限用翰林院官原係內閣敘養門生方得選用吏部不得擬其陞除不許擅授外職歷練民事其餘內外官員雖有文學材智不許再入私訛相傳謬稱舊制以欺後進以箝衆口下視六卿若其屬吏後先相承必其門生子弟遞爲受授後者未遇感前人之接引前者既衰責後人之報施凡身後贈謚恩卹不論忠佞一皆預爲巳地盡力爲之至于纂修國史私其黨類善惡倒置褒貶任意此自古所無之大弊也是威福予奪盡歸于一官矣使得其人如先朝楊

士奇等及今石瑶之忠清楊一清之才識可也不幸而有娼嫉者濫其位則排斥忠賢引用宄邪國事日可憂矣陛下昔用席書爲禮部舉朝皆以爲非攻擊不已而首相用費詠掌誥敕遂入內閣舉朝略無異議今二臣日侍左右其忠猷才力陛下豈有不知而何用于陛下者如此用于首相者如彼人心所向盖若是矣今陛下召用楊一清天下之福而言者多方計沮欲久留一清于邊意有所向勢有所畏也陛下覰今之威福出于誰乎易戒履霜識者深憂故在內者危逈而不自安在外者畏縮而不敢求進也惟聖明早加省悟宗社生民幸甚其三周易不出戸庭无咎章

反覆于君臣不密失臣失身之指疏入留中給事中余經管律劾世寧疏請留中將啟告密之風乞　賜罷斥世寧不能已乞歸不聽而言者益亟章數至乃改世寧南京吏部

附録 御史劉狆上言十事一緝聖學二近正人三遠佞人四畏天變五恤民隱六容諫諍七立紀綱八平賞罰九廣恩威十設總制皆有所規勸不報巡撫江西都御史陳洪謨上言伏覩　詔書有云昔者孝未遂于尊親事多拂于天性君臣之際未免少乖舉措之間或多適戾今彝倫攸叙大禮告成朕方欲同心以和典禮之衷敬事以建臣民之極爾內外諸司宜體朕意有官守者

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凡舊章未復弊政未除八方
未用民生未安邊備未飭軍儲未充一切有補于政理
利于軍國者條具奏聞朕將舉而行之期得萬國之歡
心致天人之佑助以成至治以全大孝則朕之志于是
慰矣臣聞諸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
隨之前者廷臣因議大禮未當　聖心俯伏號泣于
殿陛之間誠亦有罪然揆之于禮則亦臣子事　君父
之常耳豈可深以爲異乎況何孟春豐熙等操履醇固
宜置左右以資啟沃呂柟楊愼等論思有體宜出入禁
闥以責後效張原毛玉等身後無以爲殮妻孥流落尤
爲可憫如蒙　皇上曲　賜優貸使遷謫者得以效用

物故者可以自慰所謂有裨政理者莫急于此而得萬

國之歡心致天人之佑助或亦不出于此矣疏入留中

不報

二月土魯番寇肅州

牙木蘭復據哈密率衆入沙州侵及肅州

日本使宋素卿伏誅

初宗設肆掠後匿入海嶴獨素卿及瑞佐就執下獄待

訊廷議備責沿海備倭官緝捕宗設無所得而朝鮮

兵徼海者得其魁仲林望古多羅及倭首三十有三被

鹵華人八其國王李懌奏獻闕下于是給事中劉穆

巡按御史王道奏命按覈矣乃發仲林望等至浙令

穆道責與素卿對簿。備鞫遣貢先後。及符驗眞僞。穆道鞫審明悉。以狀書上請。乃諭素卿叛正俾林望古多羅故殺。各斬。瑞佐等釋還本國。

論曰。鄭瑞簡有言。當是時。給事中夏言上言。倭禍起于市舶。禮部遂請罷市舶。而不知所當罷者市舶內臣。非市舶也。夷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故 祖訓雖絶日本而市舶司不廢。蓋以通華夷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征商之利。減戍守之費。又以禁海賈。抑姦商。使利權在上也市舶罷而利孔在下。姦豪外交內訌。海上無寧日矣。噫斯言不爲無見。猶非窮本之論也。蓋姦商貴官家負欠船金。固爲厲階。然使番船不至。則姦商貴官家又何從

詿取其貨負欠其金以階厲耶故靖海之道唯絕番舶嚴海禁而已夷貨非衣食所急何謂中國不可缺耶絕之則內外隔而相構之釁無由生矣夷雖欲窺伺我也何可得耶然朱紈嚴其令而言者紛紛則衣冠之盜甚于夷狄也紈去禁弛不旋踵而蹂躙之禍半天下市舶內臣所爲乎經國者可以深長思矣

大同叛卒復亂

郭疤子胡雄潛入城中知其不終容也復煽誘餘黨數十百人夜圍王總兵居第焚之諸卒馳白天禰天祐曰俟曉當治之詰朝集諸卒諭以　朝廷班師至仁且詰亂故衆曰倡亂有主名皆知之請閉諸城門大索可得

也天祐藉其名如言索之乃獲疤子等四十人悉斬以徇復厚賚間諜因事捕誅餘黨殆數百人大同始定事聞帝優詔答之後遷兵部侍郎言者以靡財追劾竟罷去

論曰五堡之變或者咎天討不急遺數年邊地之禍云是必欲大師臨城如後日劉源清所為為快也則城中宗藩何罪居士民何罪守土郡邑官何罪而故棄之欲與賊同戮耶即不欲戮 宗藩等賊能不執辱之為質以要我或剽掠魚肉之以資固守殘殺磔臠恫喝嚇我師哉而胡不憶慮為也然則坐視其亂不一懲創與曰方其嘯聚焦山時議討可爾招之入城則誖矣當是時

磑聚豕突中。無觸機猝辨之材。爲之主畫。固未必即與虜速也。爲文錦者。能密檄各屯兵。尅期圍剿。則雖二千五百人。亦可一一而擒矣。況衆卒求自全者。迫于聲討。未必不擒獻渠魁。而伏我鈇質也。儻有潰圍而狼奔。則又預杜諸城門。勿使得入。嚴申邉徼。勿使得出。而麾我師橫擊山谷間。彼能假羽而跳去耶。計不出此。而開門以延盜雜虵虺而羣居其中。乃索首惡而欲磔之。此文錦自取殺身之禍也。繼事者處此。爲謀實難。則亦宣諭國威。離散其黨與。推布誠信。銷釋其反側。然後徽刺主名榜之通衢。即發銳卒。按名捞縛之。遍諭諸卒。無坐名者不問。則諸惡雖欲煽惑。誰其從之哉。天祐之智。復不

及此又致大亂而聞之朝朝議復閣干幾遣大臣率師以討之吾不知璜果臨城將何策以擒諸兇也萬一不逞者嬰城固守而肆螫于宗藩居士民則將縱火崑岡以焚之耶然則駐師陽和未必爲失計矣惜天祐處之復爾乖方又致有桂勇之執岌岌殆哉第其身居危地不避艱難反復譬曉芟夷禍亂卒剪羣兇而戡定之噫亦難矣言者顧劾其靡財謂之何耶胡瓚督兵中止而欲貪功以冒賞蕭鄭之劾有以也劉源清以爲師不臨城之咎則謬矣

三月纂　獻皇帝實錄

勑曰皇考恭穆獻皇帝嘉言善行可以大書特書不

止一端宜有紀述以垂萬世其以大學士費宏石珤賈詠爲總裁官侍郎温仁和學士董玘副之共領其事遣寺丞周璧之安陸采遺事

附錄 給事中陳洸疏言尚書楊旦侍郎汪偉朋邪亂正俱罷之已而洸以他事觧職聽按覈尚書席書欲有紛更帝諭止之學士方獻夫上疏乞歸帝諭令安靜御史劉檄上言近日大禮已成詔示中外人心悅服天下想望治平矣何在廷之臣不能仰體 聖懷共成化理一有論列輒以朋黨形之章奏臣以此爲前代頹衰之風不可啟其端于治平之世也如楊旦汪偉俱 先朝舊臣不聞有過而給事中陳洸一旦摭拾指爲朋邪

擊之使歸此不可解也近日議禮之臣各執己見頗
陛下明斷羣情翕然席書言事欲有紛更屢蒙　聖諭
量必知檢陳洗事有案牘蒙令退避聽覈公道自明方
獻夫乞歸又蒙特旨諭以安靜　聖心于此已洞見羣
下之情夫然常人之情不懲則不知所警望　賜天語
戒飭務使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百僚師師以成嘉靖
之治可也臣又聞陸贄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受諫者直
示我之能賢諫者狂誣彰我之能好諫者直洩示我之
能容然則法　祖親賢聽言納諫此君人之體也伏望
陛下察忠邪之分明理亂之原舊章成憲不宜妄更老
臣耆舊不宜速遠楊旦汪偉察其無過悉召還之以言

得罪。及議禮論戍之臣。宜量移內地。復其原職。以事者矜卹其家。以示大造之仁可也。不報。

夏四月。議立　太廟世室。

先是。光祿寺署丞何淵上言。孝莫大于享親。禮莫大于宗廟。　恭穆獻皇帝。乃入繼大統所自出之。帝請于太廟內立世室。以為禰廟。宗祀　獻皇帝。則禰廟得所正統有光。　帝命禮部集議。尚書席書等上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周以文武有大功德。乃立世室與后稷廟。皆百世不遷。我　太祖立四親廟。　德祖居北。後改同堂異室。議祧。則以　太祖擬文世室。　太宗擬武世室。今　獻皇帝以藩王追崇帝號。何淵乃欲比之

太祖太宗立世室于　太廟不知何據也不報張璁桂
萼亦上言不可璁曰臣與廷臣抗論之初卽曰當改爲
獻皇帝立廟京師又曰別立禰廟不干正統此非臣一
人之私天下萬世之公議也今淵乃以　獻皇帝爲自
出之帝比周文武不經甚矣上于　九廟之威監下燭
四海之人心臣不敢不爲　皇上言之昔漢哀帝尊定
陶共王爲共皇立廟京師比孝元帝至今非之今淵請
入獻皇帝于　太廟不知序于　武宗之上與　武宗
之下與昔人謂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
與不得爲而爲之均爲不孝別立禰廟禮之得爲者也
此臣昧死勸　皇上爲之入于太廟禮之不得爲者也

此臣昧死勸　皇上勿爲萼曰何淵假議禮之名懷姦邪之術妄爲世室之擬臣聞仲尼有言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奸以陷君如淵所謂陷君者也　皇上可順情而信之乎是禮由漢以來今日獲明曾謂能定千古之典有不能朞月守乎曾謂自我作則復容人破壞乎疏入　帝曰俟會議審處席書乃會羣臣復上議獻皇帝入祀　大內于禮爲宜將祔祭　太廟則昭穆難亂正統難干將別立一廟于　太廟旁是兩廟兩說矣　帝仍命會議璁萼復上書爭之有曰使　獻帝當入　太廟臣等當先言之何待何淵豈臣等前日之言是今日之言非邪前日之心忠今日之心不忠耶記曰

君者立于無過之地也臣等豈敢背理曲從以誤皇
上哉書亦復會羣臣上議爭之帝曰朕奉天法祖
豈敢有干太廟第觀德殿在大内太常不與祀
禮匪合儀制所議反復違禮背經宜將三代與章博考
以聞于是大學士費宏石珤賈詠上言太廟昭穆相
承必繼統者乃得升祔未有由別廟入祔者此羣臣不
敢從淵說也若禮有可通席書爲禮官嘗議大禮以成
聖孝亦何爲執奏以取遣命之罪哉尚書廖紀秦金
等及九卿臺諫官各上疏力爭俱不報璁萼乃請書曰
觀德殿規制宜未備宜聖心未慊也須別立廟不干
太廟尊尊親親並行不悖可也書等遂上議宜于皇

城內擇地別立禰廟不與　太廟並列祭用次日尊尊親親庶爲兩全從之乃　命卜地擬名以聞而世室之議寢矣

論曰初永嘉等議正考名衆咸以逢君斥之故其說久而後定雖永嘉等亦終負謗亡能自解所可自信及持以厭衆口者亦惟以自考其考亡干　大統耳豈知淵等闞伺遽欲以此爲巷遇計耶然淵言之　帝心即動亦永嘉等有以先之耳曩議大禮璁曰三代世及無爲人後者爲人後漢魏以來事也而淵輒謂　獻皇帝爲皇所自出之帝欲比周之文武世室祀之　帝亦命禮官博求三代典禮以聞遂皆以後世爲不足法而求之

上古矣。然三代而上。實祭。有爲人後而爲天子者。黃帝三子。長玄囂。次昌意。黃帝沒而昌意之子顓頊實承帝統。顓頊沒而玄囂之孫。蟜極之子。帝嚳繼立。是嚳爲顓頊之再從子。而昌意之從孫。當時固不聞考顓頊。亦不聞追帝其父祖。又何聞奉蟜極之主于黃帝之廟乎。舜祖顓頊而宗堯。禹祖顓頊而宗舜。是瞽鯀不得爲宗也。不得爲宗。得與堯舜而竝享乎。永嘉等有見于是。故始而力破爲後之說。繼而堅阻入 廟之議。中正之典。復于既隳。弼一人于三代之隆。亦云蹠矣。惜其立廟之議守之弗確。始于 大內。中于 廟旁。終爲 世廟。屢遷就而不恤。致使 帝心靡一。因人更易。卒納分宜之誑。

而宗祀于　太廟。永嘉不得辭其責矣。

仁壽宮災。

昭聖皇太后所居也。至是焚燬。玉德安喜景福等殿俱燼。帝為減膳徹樂。素衣避殿。告于天地　宗社。敕諭群臣。同心修省。于是給事中楊言等上言。臣聞變不虛生。感召有自。近者　仁壽宮災。　皇上特諭群臣同加修省。　陛下之心。成湯高宗警懼之心也。天變若至哉。咎責在公卿有司。而不在　陛下。罪在諫官。而不在聖躬。　朝廷設六科給事中。所以舉正欺弊。而欺弊日積。天譴曷逃。吏科失職致　陛下賢否混淆。進退失當。林俊蔣冕豐熙張漢卿等。見幾引去。抗諫論久。而張璁、

桂蕚。始捷徑以徼清秩終怙勢以誣衊臣戶科失職致
陛下儉朴不聞。而陽和土田張崙等請索無厭鹽商呂
引崔和等餐饕亡忌禮科失職致　陛下享祀未孚。而
廟社精靈無栟櫞之庇。兵科失職致　陛下法度廢弛
而錦衣衛多濫職。山海關掤權分。匠役增收五百奏帶
陛授員多。刑科失職致　陛下刑罰不中。而元惡如藍
華等。脫籍沒之法譴臣如郭楠等。施杻械之刑。工科失
職致　陛下工作不常。而局官陸宣等乞全支俸薪。內
監陳林等請權取木植。凡此數端。乃時弊之重且大者。
所以拂天理逆人心。傷和氣者多矣故　皇天赫怒。示
以大變以顯諫官不職之罪也伏望　陛下益崇敬畏

之心。克念災變之由。進君子。退小人。還謫戍之官。卹筆死之後。鹽課土田蘇商民之困。榷分押解免征市之貪當籍沒者正其法。加杻械者亮其忠。濫帶冒賞者明其罪。乞陞干俸者削其官。將臣等罷斥以彰不職。別選賢能以充任使。如此而天變不弭。治理不臻。臣未之聞矣

御史涂敬等上言。最易回者天之心。最易感者人之心最不可欺者己之心。人主欲知其過。惟求諸己心而已己心無愧則人心可感。而天意可回矣。 皇上有帝王之仁。帝王之度。帝王之勤。帝王之明。天下翹首跂足以爲太平之期。期月可致。而災異頻仍。果何自而然哉。比年以來。元老大臣相繼而去。羣臣抗疏謫戍。編發呂柟

馬卿等之降。過在可原。王相王思等之處情尤可憫。張璁等俾取于撓徑。郭栴等遠逮于道途。莊田地土。紛紛奏索鹽商籍引。徃徃　欽依錦衣衛之冒濫非叕御用監之匠役增收陳林等之榷木。陸宣等之乞俸。　先朝弊政漸次蹕行。此皆臣等學不足以格君心。誠不足以動天聽以致政多闕失。上干天和。乞將臣等罷黜別選賢能以克任使則職業修。而天變可回也。　帝覽奏。原之。俱報聞。先是郭栴以抗言被逮。人心危懼。而太監白懷奏兗山海關廣寧遼陽房屋榷取租利。給事中黃重疏諫不報。太監李能奏榷山海關商稅。御史劉頡疏諫不報故言等及之。

論曰自甲申夏月以前建言者直拾袞闕至此爲之一變云然引咎自列猶有占諷諫風至鄒公守益等效之蒙斥疏體爲之再變然丁亥以後在朶之習成矣其張膽朝堂數及輔貳者亦不多得又三十年遂幾絶響故鄒林諸疏不于嵩而于其子也

五月

附錄四川兵備副使余珊上言臣惟今日 神聖當天宜必有稷契伊周爲之佐者何 聖君賢相偶不値致陛下負堯舜湯武之資至今未有以成其大就其功歲月漸邁似不克終臣不勝感泣哀悼效唐魏徵謹陳十漸并致漸之由杜漸之方圖終之要爲 陛下陳之共

一曰紀綱漸頽邇年以來承平日久事繁因循政多苟簡名實乖謬而上下之分未定官府異同而賞罰之法未公是也其二曰風俗漸壞自朋浮沉一世之人尚掌銓衡崇尚膚末賤薄名檢是以誕俠風生廉介日銷至侯伯專彈劾霸吏譏禮儀市門頗聞賈販仍舊是也其三曰國勢漸輕自許銘被殺國典不伸而大同傚尤動輙嘯聚至使妖胡殺主尋庫胥殺縣官殘賊戕方面而九鼎之威不重于 朝廷是也其四曰夷狄漸強土魯番帶甲百萬驅逐小王子盡有其地志吞西河耀兵甘肅而東胡蹣蹦于邊海韃靼蹂躪于沙漠是也其五曰邦本漸搖冗食之征下及雞豚造織之需自同商賈江

淮圍於赤旱，毋子相食，兗豫苦于剽掠，盜賊橫起，川陝湖南之民，罷于軍需，竭于祿米，而銷骨飲恨，無復樂生是也。其六曰人材漸凋，呂柟鄒守益等去，而館閣空，顧清汪俊等去，而部臺空，張原胡瓊等死，而臺諫空，間有一二英傑，繫籍羈旅，復爲權姦擯錮，遏之不通，是也。其七曰言路漸塞，降心未懲其忿，逆耳或動諸顏，不剛說而折人以言，即臆度而虞人以詐，朝進一封，暮投千里，甚至三木囊頭，九泉含泣，是也。其八曰邪正漸淆，諂篤將與憸邪投間，飾六藝以文姦言，假周官而奪漢法，堅白異同，模稜兩可，王莽匿情于下士之日，安石垢面于入相之初，周公孔子，誰其辨之，是也。其九曰君臣漸睽

自大禮議起言人人殊邪佞相襯巧發奇中至其大臣顧望小臣畏愞趦趄囁嚅載鬼張弧是也其十曰災異漸臻東南洪水湓沒都城西北赤地亘連千里劇賊起山東饑殍滿江北遼陽軍婦産子兩頭無極赤風晝晦如夜是也凡此十者天子有一無以保四海况兼之乎陛下縱上聖之資乘興王之運可致之祥宜無不得者何以獲此無乃相臣召之與今日内閣首位畀稷契伊周之佐乎抑平勃房杜韓范之流乎徒以姦佞伴食怙寵臣逆知其非天下之第一流矣此臣不去則紀綱益頹而風俗益壞國勢益輕而夷狄益強邦本益搖而人材益凋言路益塞而邪正益淆君臣益暌而災異益臻

矣臣請　陛下亟去之更求應變幾神如楊一清木強重厚如石珤者同置左右斯弊政可除人才可用矣疏入報聞

六月作世廟

初席書上廟議有曰親盡之期與　孝廟同　帝問其故書對曰我朝　德祖比后稷　太祖　太宗比文武皆百世不遷　懿祖以下隨世而祧　獻皇帝與　孝宗同世親盡同祧　帝曰別廟不與　祖宗序列他日奉祧藏于何所何以伸朕世享之情其再議之書上言宜藏主寢殿歲暮出祭如　太廟議　帝曰　皇考生朕一人入繼大統今特立廟世世不遷伸朕孝思乃

命工部相地于　太廟左環碧殿旁立　廟前殿後寢
一如　太廟而微殺其制路由闕左門入已而　命定
廟名曰世廟。

附錄 錦衣衛革職百戶旗校季金崔玉王邦奇閻安等
屢疏辯復原職下兵部勘擬尚書金獻民等查據被革
緣由上請　帝曰閻安等五人原因營建定陵陞准
復原職內崔玉蒞任理事季金等各授署百戶帶俸不
許僉緣管事重復奏擾此外亦不得比例陳乞金獻民
等上言金等怙姦奏辯一日而復九十餘人是以左右
一二人之私壞　祖宗百餘年之法也乞復革斥以息
人言消天變給事中鄭自壁亦上言金等被革之初。

明詔有曰妄奏者編戍邊地宣之綸綍威如雷霆布之
朝野昭如日星相去幾何盟約已乖　威明之旨旣成
虛文銷刺之心必無止足汗號已渙而復反　國是旣
定而復搖此中外所以扼腕也乞將全等革職下吏問
遣亦不報

秋七月以僉事席春爲翰林院修撰僉事劉夔爲翰林院
編修

先是吏部以御史孫元席春劉夔皆當路子弟請改別
官　帝命俱授按察司僉事然席春書弟也書見弟外
補心懐觖望邀璁蕚連章排大學士宏等留中不下書
乃上疏爲弟乞恩改授舘職　帝遂命春爲修撰夔爲

編修給事中鄭一鵬上言爵賞利器不可以假人威福
大權不可以下移命令大信不可以反汗三者失一不
可以爲政正德間傳乞雖多文臣清秩無有也且先
朝弟子爲臺諫者多授行人司職銜其有一二改入翰
林俱夤緣所得當時盃稱旋即外補當春之改官也胥
胡不引行人司例顧授纂修可乎書自負議禮偶合
聖意遂恣行胸臆凌轢縉紳初因其弟改官未厭大懷
怨望合璁萼以輕搆大臣既而其疏留中復爲弟乞憐
改求館職何使春不外補璁萼之疏必不上矣是書挾
私誣搆專恣詐欺璁萼且爲鷹犬無復忌憚平生姦僞
洞見眞情矣乞將書罷斥將春鞫問削籍其璁萼挾奏

事理明下　廷議別白是非取自　上裁庶公論不昧而仕路永清矣。帝切責之。

八月梁儲卒。

贈大師謚文康所著有鬱洲集。

九月逮繫元城知縣張好古詣京。

元城泰和伯萬言故里也其弟任在里中橫奪民田好古收而筆之復爲置獄萬言以聞。帝命逮好古詣京考訊御史李高等上言宜將好古行撫按官按覈或至京下吏勿付詔獄庶守令之氣不摧戚畹之恩亦全矣

報聞。

林俊卒。

初後疾篤上言身後祭葬遍乞停免以爲存歿之安因言議禮諸臣見各不同存卹敘復宜早降溫旨以慰幽明又聞古者撻人于朝與衆辱之而已非欲刹其體膚致之死地臣猶及見成化初廷杖咨令厚綿裹衣重氈疊帊至正德初逆瑾用事始啟解衣之端非所以待士人存 國體也釀成末年撻死之慘幸遇新詔收卹士氣始振不謂今日復罹此苦臣又見成弘間詔獄惟叛逆妖言強盜故殺人始有考訊之旨其餘常犯或下鎮撫或付法司情重者始有白復之旨部寺覆奏始有降奪之旨今則一槩考訊無復低昂恐非 祖宗仁厚之意也臣又見邇年以來故老舊臣謝遣殆盡朝著爲空

伏望 聖明留意禮致至如碩德重望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黄芳宜引用以裨 聖德疏入報聞俊尋卒

冬十月議 廟街

初議立 世廟由闕左門入署丞何淵上言宜從 廟街門入意謂 國制左 祖右社言社則稷在其中言祖則禰在其中社稷尚得合祭祖禰乃不得同門耶帝命禮官集議禮部上言若直通廟街必撤垣伐木毀神宮監乃可請 命官度之給事中韓楷御史楊秦等俱劾席書依違持兩端學士璁萼上言宜由廟街門因雜引儀禮爾雅及古禮圖徵之以排禮官考禮弗精復

畫古圖及廟街宜通之圖以進。帝下之禮官。命復集議。大學士費宏賈詠石珤力諫。不聽。給事中衛道三事會存仁復各論辯。帝怒。奪其官。外補之。書等仍請乞從前議。由闕左門。帝曰。仍由廟街門。但于神宮監址。量撤旁屋。容通板輿而已。書與兵部侍郎胡世寧復力言不可。不報。

十有一月。以楊一清爲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參預機務。

初御史吉棠奏召一清入閣。復起彭澤代一清總制。章下吏部。大學士費宏奏召謝遷。席書上言。一清宜復內閣。而宏舉謝遷。所以阻一清爾。吏部外韋千臺諫內媢

平宏惟斷自聖心可也。帝從之乃加一清少師兼太子太傅入閣辦事。

十有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席書上大禮集議。帝命頒賜藩府及中外羣臣仍令各省刋布以傳。進席書太子太保以張璁桂萼爲詹事府詹事方獻夫霍韜爲少詹事。以大禮成也璁萼仍兼學士獻夫韜仍兼侍讀學士廷議諸臣加恩有差于是費宏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謹身殿大學士賈詠石瑤進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

閏十有二月。

附錄御用監太監黃錦上言。乞敕南京御用監及南京工部各遣官一人。揀印蕪湖。及龍江瓦屑壩榷場竹木。督運赴京。帝從之。工部執奏不報。給事中黃臣上言。力爭。亦不報。

金獻民罷以李鉞爲兵部尚書。

獻民因揩置士會番未會。爲言官者所劾。自引去以鉞代之。